

曲園叢書

14
484
11



484
11



羣經平議卷三十一

德清俞樾

論語二

皆不及門也 先進

鄭曰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

樾謹按門者大夫之私朝也尚書堯典篇闢四門詩

緇衣篇正義引鄭注曰卿士之職使為已出政教于

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

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于前也又周官大

司馬職帥以門名鄭注曰帥謂軍將以門名者所被

徽識如其在門所樹者也軍將皆命卿古者軍將蓋
爲營治於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皆上
卿爲軍將者也是古者卿大夫私朝在國門故其適
子謂之門子而左傳有晉政多門之語足見鄭義之
有據春秋之季世卿專政其出自庶姓者必先由家
臣而後得進爲公臣晉史駢備大夫俱之類是也此
云不及門者言不得登大夫之朝也是時以及門爲
進身之始故夫子云然門且不得及欲進而升諸公
更不可得矣下文言語政事諸賢多仕于季氏而夫
子以爲不及門蓋其時猶未仕也鄭注以不及門爲

不及仕進之門正得夫子之旨但所說未備故後儒
別爲之說然經云不及門不云不在門則終以古義
爲安也

季氏富於周公

孔曰周公天子之宰卿士 正義曰魯其後也

樾謹按此周公非周公旦也擬人必以其倫以季氏
而擬周公非其倫矣所謂周公乃春秋時之周公如
周公黑肩周公閱是也蓋欲言季氏之富而但舉晉
韓魏齊陳氏之屬與之比較則本爲同列卽富過之
亦不足深罪故必曰富於周公以見季氏以侯國之

卿而富過於王朝之宰也泰伯篇如有周公之才之美孔注曰周公者周公旦正義曰以春秋之世別有周公恐與彼相嫌故注者明之然則孔注於此章不曰周公旦明是春秋時之周公正義乃曰魯其後也失經意且失注意矣

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

孔子曰冉求爲季氏宰爲之急賦稅
樾謹按以聚斂爲急賦稅誣賢者矣爾雅釋詁曰斂
聚也是聚斂二字同義大學曰財聚則民散財散則
民聚竊謂冉有爲季氏聚斂乃民聚而非財聚也蓋

冉子爲季氏宰必爲之容民畜眾使季氏私邑民人親附日益富庶禮曰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眾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若冉有者可謂畜聚之臣矣故孔子以爲可使治賦若惟是急賦稅而已曾是以爲治賦乎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蓋人民日眾田野日闢故計一歲所賦之粟倍於他日趙岐注以爲多斂賦粟非也冉有之罪正與辟草萊任土地者同科猶云吾能爲君闢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嚮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以富

桀罪冉子可也以為多斂賦粟則非也古之所謂民賊者尙不至此而況冉子乎

回也其庶乎屢空

集解曰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回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

樾謹按屢字說文所無古字止作婁說文女部婁空也從母中女婁空之意也婁空二字卽本此經蓋古語有如此而許君猶及知之也凡物空者無不明故

以人言則曰離婁孟子離婁之明是也以屋言則曰麗屢說文囧部曰窗牖麗屢闔明是也離與麗皆婁字之雙聲長言之曰離婁曰麗屢實卽婁空之義而已孔子以婁空稱顏子蓋謂顏子之心通達無滯亦若窗牖之麗屢闔明也終日不違無所不說竝其證也史記伯夷列傳回也屢空糟糠不厭是史公已不達屢空之旨何氏前一說蓋以經師舊說故首列之其後一說則以舊義未安而自爲之說雖於屢字未得其解而意稍近之矣回之婁空與賜之億則屢中正相對婁空者通達無滯故聞一知十也億則屢中

者推測而知故開一知二也屢中之屢依古字亦止
作婁而義則有異訓數訓每可施於下婁字不可施
於上婁字也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

集解曰賜不受教命唯財貨是殖

樾謹按子貢之賢何至不受教命何氏此解不可通
也不受命而貨殖自是一事古者商賈皆官主之故
呂氏春秋上農篇曰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農
攻粟工攻器賈攻貨高誘注曰三官農工賈也以周
禮考之質劑掌於官度量純制掌於官貨賄之璽節

掌於官下至春秋之世晉則絳之富商韋藩木槿以
過於朝鄭則商人之一環必以告君大夫蓋猶皆受
命於官也若夫不受命於官而自以其財市賤鬻貴
逐什一之利是謂不受命而貨殖管子乘馬篇曰賈
知賈之貴賤日至於市而不爲官賈此其濫觴歟蓋
不屬於官卽不得列於太宰之九職故不曰商賈而
曰貨殖子貢以聖門高第亦復爲之陶朱白圭之徒
由此起也太史公以貨殖立傳而首列子貢有開必
先在子貢固不得而辭矣

攝乎大國之間

包曰攝迫也

樾謹按攝猶籥也說文竹部籥箛也徐鍇繫傳曰今俗作鑷然則攝之通作籥猶籥之俗作鑷也周官司弓矢職鄭注曰并夾矢籥也是籥有夾義籥乎大國之閒猶云夾乎大國之閒包注未得

鏗爾舍瑟而作

孔曰鏗者投瑟之聲

樾謹按說文馭部馭堅也讀若鏗鏘又手部擗擗頭也讀若鏗爾舍瑟而作然則許意以鏗爾之鏗異乎鏗鏘之鏗鏗鏘以聲音鏗爾不以聲音此本與子路

率爾而作相對鏗爾者作之貌非舍瑟之聲說文手部擊固也讀若詩赤舄擊擊鏗爾之鏗疑卽赤舄擊擊之擊赤舄擊擊卽由擊之訓固而引申之當是鎮定之貌足容重故以擊擊擬之鏗爾舍瑟而作言擊擊然舍瑟而作也安詳審慎與子路之率爾而作氣象不同矣因其字作鏗說者遂以爲舍瑟之聲一舍瑟耳何必取其聲而形容之乎說文引經每不舉全文若鏗爾是舍瑟聲則但云鏗爾舍瑟足矣惟其爲作之貌故必連而作二字引之也據玉篇手部引此經作搗爾是顧野王所見論語初不作鏗鏘字何必

定以聲音乎

浴乎沂風乎舞雩

包曰浴乎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

樾謹按世傳韓昌黎論語筆解皆不足采惟此經浴字謂是沿字之誤則似較舊說爲安風之言放也詩北山篇或出入風議鄭箋云風放也僖四年左傳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尙書棗誓正義引賈逵注曰風放也風與放一聲之轉風乎舞雩者放乎舞雩也沿乎沂放乎舞雩猶孟子曰遵海而南放乎琅邪矣

克己復禮爲仁

顏淵

馬曰克己約身孔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爲仁矣

正義曰此注克訓爲約劉炫云克訓勝也已謂身也身有嗜慾當以禮義齊之嗜慾與禮義戰使禮義勝其嗜慾身得歸復於禮如是乃爲仁也

樾謹按孔注訓克爲能是也此當以己復禮三字連文己復禮者身復禮也謂身歸復於禮也能身復禮卽爲仁矣故曰克己復禮爲仁下文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必如孔注然後文義一貫孔子之意以己與人對不以己與禮對也正義不能申明孔注而漫引劉說以申馬注約身

之義而經意遂晦矣昭十二年左傳因楚靈王不能
自克而引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
則正訓克爲勝左氏晚出先儒致疑凡此之類皆不
足據

君子敬而無失

正義曰君子但當敬慎而無過失

樾謹按失當讀爲佚周官大宗伯鄭注以防其淫失
釋文曰失本亦作佚莊子徐無鬼篇若郵若失釋文
曰失司馬本作佚是失與佚通言君子敬而無敢佚
樂也敬而無佚與恭而有禮對文無佚申言敬有禮

申言恭也若過失則敬與恭皆不可有不得專屬之
敬矣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

孔曰虎豹與犬羊別正以毛文異耳今使文質同者
何以別虎豹與犬羊邪

樾謹按四句一氣相屬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正申
明文猶質也質猶文也之意蓋虎豹所以有文犬羊
所以無文者以其毛也若以鞞而論則一而已矣文
質之異異乎其在外者也至其中之所存如君臣之
主敬父子之主恩不以文而有加不以質而有損也

故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孔
解上二句未得其義故并下二句而失之

主忠信徙義

包曰徙義見義則徙意而從之

樾謹按主忠信謂所主者必忠信之人如孔子主司
城貞子之比說已見學而篇矣至包氏以徙義爲徙
意從之其說迂曲殆非也徙當爲從述而篇聞義不
能徙阮氏校勘記曰高麗本作從是其證矣所主者
必忠信所從者必義是謂崇德主忠信徙義皆以交
際言故下文辨惑亦舉愛惡明之孔子所言皆待人

接物之道後儒陳義雖高未見及此矣

慮以下人

馬曰其志慮常欲以下人

樾謹按廣雅釋訓曰無慮都凡也漢書食貨志曰天
下大氏無慮皆鑄金錢矣無慮與大氏同古人自有
複語耳亦或止言慮賈誼傳慮無不帝制而天子自
爲者慮卽無慮亦猶大氏也慮以下人之慮乃無慮
之慮言察言觀色大氏以下人也馬以志慮說之非
是大元元瑩篇故君子內正而外馴每以下人其句
法卽本之此

先事後得

孔曰先勞於事然後得報

樾謹按爾雅釋詁事勤也勤勞也然則先事猶先勞也禮記儒行篇先勞而後祿鄭注曰勞猶事也彼文勞與祿對故勞當訓爲事猶云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也此文事與得對則事當訓爲勞猶云先難而後獲也事與勞義本得通孔不知事之卽爲勞而云先勞於事則勞字轉爲增出矣

先之勞之

子路

孔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

樾謹按先之勞之四字作一句讀猶陽貨篇曰使之聞之不得因有兩之字而分爲二事也詩絲蠻篇爲之載之孟子滕文公篇與之食之句法皆與此同先之勞之謂先民而任其勞也天子親耕后親蠶之類皆其事矣孔謂先導之以德然後勞之似於文義未合下文子路請益而告以無倦蓋先任其勞則易倦故戒之也

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正義曰家始富有不言已才能所致但曰苟且聚合也又少有增多但曰苟且完全矣富有大備但曰苟

且有此富美耳
樾謹按論語苟字如苟有用我者苟正其身矣正義
竝曰苟誠也此苟字義亦當同始有之時未必合也
荆則曰誠合矣少有之時未必完也荆則曰誠完矣
富有之時未必美也荆則曰誠美矣故曰善居室正
義不得其旨誤以苟且釋之苟且富美義不可通因
又加有此二字亦可見其說之未安矣又按正義以
合爲聚合非是合猶足也孟子梁惠王篇是心足以
王矣下文曰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上言足下
言合文異而義同蓋合與給通說文糸部給相足也

始有之時或時匱乏未能給足而荆之意已以爲足
也邢氏但知合之訓聚而不知合有足義由未達段
借之旨耳
亦可以勝殘去殺矣
王曰勝殘殘暴之人使不爲惡也去殺不用刑殺也
樾謹按殺與虐義同故尚書呂刑篇惟作五虐之刑
曰法墨子尚同中篇作唯作五殺之刑曰法宣十五
年左傳酆舒爲政而殺之潛夫論氏姓篇作酆舒爲
政而虐之竝其證也勝殘去殺者勝殘去虐也言善
人爲邦百年則殘虐之事可以勝而去之也勝殘去

殺實止一義分而為二轉非經旨
吾黨有直躬者
孔曰直躬直身而行
釋文曰躬鄭本作弓云直人名弓
懋謹按鄭說是也躬弓古通用耳若以直躬為直身而行則孔子亦當云吾黨之直躬者下文無躬字知
直躬是人名也因其直而名之曰直躬猶因其狂而名之曰狂接輿殆楚語有然歟至廣韻謂直姓出楚人直躬之後則又不然躬是其人之名直非其人之姓也

不可以作巫醫
正義曰巫主接神治邪醫主療病
懋謹按楚詞天問篇曰化為黃熊巫何活焉王逸注曰言魃死後化為黃熊入於羽淵豈巫醫所能復生活是巫醫古得通稱此云不可以作巫醫醫亦巫也
廣雅釋詁曰醫巫也是其證也荀子王制篇曰相陰陽占祲兆鑽龜陳卦主攘擇五卜知其吉凶妖祥偃巫跛擊之事也蓋古者卜筮之事亦巫祝掌之禮記縮衣篇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為卜筮古之遺言與彼言卜筮此言巫醫其義一也下文引易恆卦

之辭又曰不占而已矣皆以卜筮言與醫不涉正義

分巫醫而二之非古義矣

求為後於魯

孔曰為後立後也

樾謹按為有也求為後於魯者求有後於魯也孟子

滕文公篇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趙注曰為有也

為之訓有古訓有然詳見王氏引之經傳釋辭

夫如是奚而不喪

樾謹按奚而猶奚為也言奚為不喪也襄十四年左

傳射為禮乎太平御覽工部引作射而禮乎孟子

滕文公篇方里而井論語顏淵篇正義引作方里為井並其證也

勿欺也而犯之

孔曰事君之道義不可欺當能犯顏諫爭

樾謹按能與而古通用孔氏所據本疑作能犯之故

有能犯顏諫爭之說此章之旨蓋即信而後諫之意

未信則以為謗已故惟勿欺者能犯之也孔子論諫

曰吾從其諷本無取乎犯不得已而犯必以勿欺先

之異乎悻悻小丈夫矣

孔曰北方人也

樾謹按廣雅釋詁曰方正也方人猶言正人周官司諫鄭注曰諫猶正也以道正人行于貢方人卽所謂以道正人行者蓋亦朋友相切直之義釋文曰鄭本作誘人誘者言人之過失也襄十四年左傳庶人誘正義曰誘謂言人過失使在上聞之而自改亦是諫之類也然則方人誘人其義不殊孔以北方釋之未得其旨

丘何爲是栖栖者與

正義曰栖栖猶皇皇也

樾謹按栖卽棲字詩六月篇六月棲棲毛傳曰棲棲簡閱貌下云戎車旣飭卽承六月棲棲而言是棲棲有整飭之意字亦通作萋有客篇有萋有且傳曰萋且敬慎貌箋云其來威儀萋萋且且蓋棲萋竝從萋聲萋之言齊也故棲棲萋萋竝與濟濟同文王篇濟濟多士傳曰濟濟多威儀也微生畝見孔子脩飾威儀疑其以此求悅於人故曰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晏子春秋外篇載晏子之言曰今孔丘盛聲樂以侈世飾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趨翔之節以觀衆此卽微生畝之意孔子答之曰非敢爲佞

也疾固也固謂固陋也疾固陋故栖栖是可得栖栖之義矣班固荅賓戲曰是以聖哲之治棲棲皇皇孔席不暝墨突不黔則漢儒已不達栖栖之義邢氏承其說而曰栖栖猶皇皇也於是此章之義全失矣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

集解曰此硜硜者徒信已而已言亦無益

樾謹按荷蕢者之意以爲人既莫已知則但當爲己不必更爲人故曰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何氏增出信字轉非其旨

果哉末之難矣

集解曰未知己志而便譏己所以爲果末無也無難者以其不能解己之道

樾謹按淮南子道應篇令不果往高誘注果誠也果哉末之難矣猶曰誠哉無難矣蓋如荷蕢者之言隨世以行己視孔子所爲難易相去何啻天壤故孔子聞其言而歎之一若深喜其易者而甘爲其難之意自在言外聖人辭意微婉初非與之反唇也何解失之

闕黨童子將命

馬曰闕黨之童子將命者傳賓主之語出入

榘謹按此童子自爲其黨之人將命非爲孔子將命亦非孔子使之將命也正義曰此章戒人當行少長之禮也闕黨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語出入時闕黨之童子能傳賓主之命也或人見其童子能將命故問孔子曰此童子是自求進益之道也與孔子答或人言此童子非求進益者也乃是欲速成人者也邢氏此疏深得此章之旨蓋孔子見此童子違謙越禮深以爲非然則闕黨之人使童子將命亦大非孔子之意也據荀子儒效篇仲尼居於闕黨是闕黨之地孔子嘗居之其時適有童子將命

一事故或人以爲問而孔子荅之如此論語特記其言使人知長少之禮不可越也後人誤會馬注以爲孔子實使之於此章之義全失矣

君子固窮

衛靈公

榘謹按禮記哀公問篇固民是盡鄭注曰固猶故也是固故聲近義通君子固窮猶君子故窮言惟爲君子故窮困也明君子不妄干求宜至窮困正與亦有窮乎問意相對文選劉越石扶風歌夫子故有窮卽本諸此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

包曰立則常想見參然在目前
樾謹按參字義不可通如包氏注則不詞甚矣參當
作𠄎玉篇曰𠄎尙書以爲參字蓋西伯伐黎篇乃罪
多參在上古字作𠄎顧野王所見本尙有作𠄎者疑
其以𠄎爲參故云然實則作𠄎者是也說文𠄎部𠄎
象坎土爲牆壁象形尙書參在上論語參於前竝當
作𠄎𠄎之言參也乃罪多𠄎在上言紂之罪積參在
上也立則見其𠄎於前也言見其積參於前也且𠄎
本象形字立則見其𠄎於前正聖人立言之精今作
參則古字𠄎而古義亦晦矣

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樾謹按之字漢石經作也後漢書周黃徐姜申屠傳
序亦曰孔子稱蘧伯玉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也是古
本如此當從之卷之義爲收儀禮公食大夫禮有司
卷三牲之俎鄭注曰卷猶收也懷之義爲歸詩匪風
篇懷之好音皇矣篇予懷明德毛傳竝曰懷歸也邦
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也美其有道則出仕
無道則卷收而歸也今作卷而懷之之字何所指乎
志士仁人

正義曰此章言志善之士仁愛之人

經三十一
七
樾謹按志士即知士也禮記緇衣篇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鄭注曰志猶知也楚詞天問篇師望在肆昌何志王注曰言太公在市肆而屠文王何以志知之也是志與知義同列子湯問篇女志彊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張湛注曰志謂心智蓋志可爲知故亦可爲智論語每以仁知竝言此云志士仁人猶云知士仁人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故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正義以爲志善之士非是孟子滕文公篇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此志字亦當讀爲智韓詩外傳載巫馬期之言曰

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是則孔子本以志士仁人竝稱與此章同孟子所引不備耳趙岐但據孟子文爲注故曰志士守義者也勇士義勇者也恐非孔子之本意矣

樂則韶舞

注曰韶舜樂也

樾謹按舞當讀爲武周官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五曰興舞論語八佾篇射不主皮馬注引作五曰興武莊十年左傳經文以蔡侯獻舞歸穀梁作獻武詩序維清奏象舞也獨斷曰維清奏象武之所

歌也皆古人舞武通用之證樂則韶武者則之言法也言樂當取法韶武也子於四代之樂獨於韶武有盡美之論雖盡善未盡善微有低昂然尙論古樂韶之後卽及武而夏殷之樂不與焉可知孔子之有取於武矣夏時殷輅周冕皆以時代先後爲次若韶舞專指舜樂則當首及之惟韶武非一代之樂故列於後且時言夏輅言殷冕言周而韶舞不言虞則非止舜樂明矣

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正義曰不稱舉與立於朝廷也

樞謹按不與立於朝廷而但曰不與立文義未足立當讀爲位周官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注曰故書位作立立讀爲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卽位爲公卽立然則不與立即不與位言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之祿位也上句竊位作位字下句不與位作立字猶孟子公孫丑篇有仕於子而子悅之作仕字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作士字也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樞謹按此章言謚法也周書謚法篇曰大行受大名細名受細名行出於己名生於人春秋時列國大夫

多得美謚細行而受大名名不稱矣故孔子言此明
當依周公謚法不得溢美也

子曰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

王曰或眾阿黨比周或其人特立不羣故好惡不可
不察也

樾謹按阿黨比周解眾好必察之意特立不羣解眾
惡必察之意是王肅所據本眾好句在眾惡句前潛
夫論潛歎篇引孔子曰眾好之必察焉眾惡之必察
焉蓋漢時舊本如此今傳寫誤倒耳風俗通義正失
篇引孔子曰眾善焉必察之眾惡焉必察之雖文字

小異而亦善在惡前可據以訂正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

樾謹按後漢書班固傳論引此文作而不能守之視
今本爲長知及之而不能守之謂無仁以守之也今
作仁不能守夫既仁矣又何不能守之有此蓋後人
據下文改易而不知其非也且如下文不莊以蒞之
若改易其文曰莊不能蒞之豈可通乎當依范氏所
引以正其誤下文言仁能守之則此文不能守之由
於不仁其故自見正古文互見之妙也

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樾謹按說文苟部苟自急救也敬字從苟爲意故義亦與苟通敬其事者急其事也正與後其食相對猶禮記儒行篇曰先勞而後祿矣
無乃爾是過與季氏

樾謹按是當讀爲寔爾雅釋詁寔是也桓六年公羊傳曰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是與寔古蓋通用無乃爾是過與猶曰無乃爾寔過與襄十四年左傳曰吾令實過國語晉語簡子曰善吾言實過矣竝與此經同義詩韓奕篇鄭箋曰趙魏之東實寔同聲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

樾謹按寡貧二字傳寫互易此本作不患貧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貧以財言不均亦以財言財宜平均不均則不如無財矣故不患貧而患不均也寡以人言不安亦以人言人宜乎安不安則不如無人矣故不患寡而患不安也下文云均無貧此承上句言又云和無寡安無傾此承下句言觀均無貧之一語可知此文之誤易矣春秋繁露度制篇引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可據以訂正
焉能繫而不食陽貨

集解曰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

滯一處

樾謹按草木之類孰是能食者何獨匏瓜為不食之物而以取喻耶食當訓為用易井初六井泥不食李鼎祚集解引虞注曰食用也又國策衛策食高麗也老子而貴食母高誘河上公注竝曰食用也是食之訓用乃古義也國語魯語曰夫苦匏不材於人然則匏瓜乃無用於人之物故孔子言吾非匏瓜安能繫於一處而不為世用乎文選登樓賦懼匏瓜之徒懸兮畏井渫之莫食按李氏集解引荀爽曰三者得正故曰井渫不得據陰喻不得用故曰不食是井卦爻

辭言不食者其義竝為不用古說如此非獨虞翻說也王仲宣以匏瓜與井渫不食兩事合用是固以周易之不食解論語之不食矣

鄉原德之賊也

周曰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為意以待之是賊亂德也一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嚮容媚而合之言此所以賊德也樾謹按周注迂曲必非經旨如何晏說則與孟子一鄉皆稱原人之說不合其義更非矣原當為原說文人部原黠也鄉原者一鄉中原黠之人也孟子說鄉

原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
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則其人之巧黠可知孔子
恐其亂德蓋卽巧言亂德之意朱注謂原與愿同雖
視舊說爲勝然愿自是美名孔子曰侗而不愿吾不
知之矣則愿固孔子所取也一鄉皆以爲愿人當問
其果愿與否安得據絕之爲德之賊且孟子所稱鄉
原之行亦非謹愿者所能爲也然則讀原爲愿抑猶
未得其字矣

惡果敢而窒者

馬曰窒窒塞也 正義曰謂好爲果敢窒塞人之善

道

樾謹按窒當讀爲瑩說文至部瑩忿戾也從至至而
復孫孫通也周書曰有夏氏之民叨瑩今尙書多方
篇作憤憤與窒古同字周易損象傳君子以懲忿窒
欲釋文曰窒劉本作憤一切經音義卷九曰窒古文
憤同然則論語之窒猶尙書之憤竝爲瑩之段字果
敢而瑩者言果敢而忿戾也馬訓爲窒塞正義因以
窒塞人之善道足成其義胥失之矣

年四十而見惡焉

樾謹按此章之旨自來失之子罕篇曰四十五而

無聞焉蓋泛論他人不能爲一概之詞故曰四十五言或四十或五十亦屬辭之常也此文云年四十則爲據實之言非泛論矣竊謂此章乃夫子自嘆也說文言部誣相毀也古每改惡爲之漢書樊噲傳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師古注曰惡謂毀譖言其罪惡也張禹傳數毀惡之注曰惡謂言其過惡文選鄒陽獄中上書曰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王李善注曰惡謂讒短也竝是改惡爲誣據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年三十五適齊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孔子斯言殆因此而發是時孔子

之年固不可考麻聘紀年謂留齊七年則尼谿之沮或適值四十矣其終也已猶云吾已矣夫終與已其義同蓋孔子先是在魯不過爲委吏爲乘田未得一行其道及是景公欲用之是亦行道之兆也乃爲晏嬰所讒毀而止道之不行於此微之矣故發此歎耳陽貨一篇終以孔子此言正見羣小專恣聖道不行非無意也其下微子篇所記皆仁人失所及巖野隱淪之士亦由此語發其端矣

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

微子

正義曰我非天下人之徒眾相親與而更誰親與

經三十一
樾謹按兩與字竝語詞猶云吾非斯人之徒邪而誰邪其語意自有與斯人相親之意然讀兩與字爲相與之與則於文義未得矣釋文曰徒與誰與竝如字又竝音餘當以音餘爲長
四體不勤五穀不分

樾謹按分當讀爲糞聲近而誤也禮記王制篇百畝之分鄭注曰分或爲糞孟子萬章篇作百畝之糞是其證也兩不字竝語詞不勤勤也不分分也爾雅釋丘曰夷上洒下不濬郭注曰不發聲釋魚曰龜左倪不類右倪不若邢疏曰不發聲也古人多以不爲發

聲之詞詩車攻篇徒御不警大庖不盈毛傳曰不警警也不盈盈也桑扈篇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傳曰不戢戢也不難難也那多也不多多也此類不可勝數文人蓋自言惟四體是勤五穀是糞而已焉知爾所謂夫子若謂以不勤不分責子路則不情矣此二句乃韵語或丈人引古諺歟

虞仲

樾謹按虞仲不詳何人舊說以爲仲雍非也仲雍在伯夷叔齊前百餘年豈當反列其後且仲雍旣君吳子孫世有吳國豈得目之爲民竊疑虞仲乃春秋時

虞公之弟桓十年左傳虞叔有玉杜注以爲虞公之弟虞仲亦其類耳當時國君之弟每以伯仲繫國稱之若桓十七年蔡季莊二年紀季皆是也虞仲次伯夷叔齊之後殆亦讓國之賢公子乎書傳無徵宜從蓋闕顧氏炎武欲改虞仲爲吳仲恐反失之矣君子不施其親

孔曰施易也不以他人之親易己之親

樾謹按陸氏釋文本施字作弛然弛施古字通用非有異義也孔訓施爲易卽用爾雅釋詁弛易也之訓詩云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故戒使不易其親也有

國家者往往任用外戚疏遠宗支豈非所謂以他人之親易己之親者乎不施易自不弛廢不易之意深不廢之意轉淺矣其字或可從釋文作弛其義仍當從孔注作易古說未可非也

百工居肆以成其事

子張

包曰言百工處其肆則事成 正義曰肆謂官府造作之處也

樾謹按肆者市中陳物之處故周官有肆長以肆爲官府造作之處於古未聞正義說非也周易說卦傳巽爲工李鼎祚集解引虞翻曰爲近利市三倍故爲

工子夏曰工居肆然則此肆字卽市肆之肆市中百
物俱集工居於此則物之良苦民之好惡無不知之
故能成其事以譬君子學於古訓則言之是非事之
得失無不知之故能成其道也邢氏誤解肆字不特
臆說無徵且於喻意不見矣

孰先傳焉孰後倦焉

包曰言先傳業者必先厭倦

樾謹按經文兩孰字明分二事包注并爲一談非也
先傳對後傳者而言性與天道未至其時不得聞而
灑掃應對之事童而習之是先傳者也後倦對先倦

者而言既冠成人而後弟子之職不復躬親矣而嚮
道而行忘身之老俛焉日有孳孳死而後已是後倦
者也孰先傳焉孰後倦焉猶曰有小道焉有大道焉
故繼之曰譬之草木區以別矣包氏所解未得經旨
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其包曰言子張容儀之難及

樾謹按孔子論仁多以其易者言之故曰有能一日
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又曰可以爲難
矣仁則吾不知也然則仁之不在乎難明矣子貢問
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其難也孔子告之以已欲立

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何其易也孔子嘗謂師也過
惟過故為難能惟難能故未仁子游此論極合孔子
論仁之旨非先以容儀難及美之而後以未仁譏之
也論語子游篇注以其易言師之過曰言論一日
其生也榮子游容辭之難及也

孔曰故能生則榮顯

榘謹按國語晉語曰非以翟為榮韋注曰榮樂也是
古謂樂為榮其生也榮其死也哀言其生也民皆樂
之其死也民皆哀之也榮與哀相對非榮顯之謂荀
子解蔽篇生則天下歌死則四海哭語意與此相近

天之麻數在爾躬

堯曰

集解曰麻數謂列次也

榘謹按說文無從日麻聲之字蓋即歷之異文禮記
月令篇命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鄭注曰
歷猶次也與此文天之麻數其義正同彼所歷者卿
大夫至于庶民之數此所歷者帝王之數大小不同
其為歷次一也

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

孔曰履殷湯名

榘謹按古本論語疑無履字尙書湯誥篇正義曰鄭

元解論語云用元牡者爲舜命禹事於時總告五方之帝莫適用用皇天大帝之牲又詩閟宮篇正義曰論語曰皇皇后帝注云帝謂大微五帝以論語受終于文祖宜總祭五帝是鄭康成以此節連上文舜亦以命禹讀之謂是舜禹之事若使有履字則明著湯名鄭豈容有誤乎國語周語王子晉說伯禹事曰皇天嘉之祚以天下韋昭注曰祚祿也論語曰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是也然則韋所見本尙無履字不然正文方說禹事何取以湯事爲證也近世學者多疑論語孔注是魏晉閒人僞作卽此一字誠有可疑

蓋因墨子引湯誓與此文相似而悟鄭說之非乃於經文依墨子增入履字以實其說其後僞古文尙書遂竊此文入湯誥篇矣作僞者轉相師承遂得縣之日月而不刊亦非易事也

尊五美

正義曰當尊崇五者美事

越謹按五種美事不得以尊崇爲言尊當讀爲遵方言遵行也遵五美言當遵行五美非尊崇之謂後漢書祭遵傳遵美屏惡漢平都相蔣君碑遵五並四皆用論語文而字正作遵知漢人舊讀固然矣

出納之吝

樾謹按此自言出之吝耳納則何吝之有因出納爲人之恆言故言出而并及納古人之辭如此史記刺客傳多人不能無生得失言失而并言得也游俠傳曰緩急人之所時有也言急而并言緩也此言出納亦猶是矣

謂之有司

孔曰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

樾謹按周官泉府職與其有司辨而授之鄭注曰有司其所屬吏也儀禮士冠禮有司如主人服鄭注曰

有司羣吏有事者謂主人之吏所自辟除府史以下也今時卒史及假吏皆是也然則古所謂有司者至爲卑微故以從政之君子而得有司之名卽與謂之虐謂之暴謂之賊一律矣孔注以有司對人君言非是子張止問從政孔子不當以人君之道答之也有司對有位之君子而言故曾子告孟敬子亦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孟子引書之意不合尙書湯誓篇故

傳謂衆下比桀於日曰是何時喪我與女俱亡此

羣經平議卷三十

毛傳曰日君象也月臣象也東方之日篇傳曰君明於上若日也臣察於下若月也是

人之情言言出而并及納古人之辭如此史記刺
 之傳俱有同辭無生得失言矣而并言得也游俠傳
 同槿首對之孫千而言姑曾千告孟熾千亦曰熾豆
 景千張止問於姑孫千不當以人語之盛答之也首
 取語之暴語之想一卦矣亦出以首同槿人語言非
 為卑熾姑以孫知之孫千而歸首同之各唱與語之
 也今却卒史又與史者景出然俱古槿語首同者至
 首同羣吏首事者歸主人之吏退自報糾錄史以正



羣經平議卷三十一

正通文字

德清俞樾

孟子一之傳又未載古書矣

時日害喪

梁惠王

趙岐章句曰時是也日乙卯日也害大也湯臨士衆
 誓言是日桀當大喪亡我與女俱往亡之
 樾謹按趙說與孟子引書之意不合尚書湯誓篇枚
 傳謂衆下比桀於日曰是日何時喪我與女俱亡此
 說是也詩柏舟篇毛傳曰日君象也月臣象也東方
 之日篇傳曰君明於上若日也臣察於下若月也是

詩人之辭每以日喻君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此兩句乃韵語疑是夏民歌謠之辭故與詩義相近也廣雅釋詁日君也韓非子內儲說曰吾聞見人主者夢見日哀六年左傳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並古人以日喻君之證文七年傳賈季稱趙衰冬日之日趙盾夏日之日亦以古卿大夫有土者皆有君道故以日爲喻也必謂桀嘗自比於日因以日之抑又未達古義矣

五畝之宅

章句曰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冬入保城二畝

半畝爲五畝也

越謹按漢書食貨志云六尺爲步步百爲晦晦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晦公田十晦是爲八百八十晦餘二十晦以爲廬舍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此趙氏所本也然廬井邑居各二畝半則已五畝矣又云冬入保城二畝半義殊可疑趙氏此注或有奪誤詳釋孟子本文五畝之宅本連樹之以桑爲義若果有在野在邑之分則蠶時民方畢出在野但於在野之二畝半宅樹桑已足供蠶事矣必并在邑之二畝

半宅樹之自野至邑往返采取雖丈夫猶病其勞豈
婦女所能勝乎疑孟子之意但爲一夫之宅合有五
畝此五畝之宅自在一處各近其所受之田冬夏可
居必如班志之說謂冬入夏出而於其中之百畝各
私五畝半以爲宅則安得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
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乎是班志與孟子本是不
合孔穎達於毛詩甫田篇正義已詳辨之學者必據
以說孟子五畝之宅不可通也

申之以孝悌之義
章句曰申重孝弟之義

樾謹按申乃約束之義漢書文帝紀勒兵申教令元
帝紀公卿其明察申敕之師古注竝以申爲約束說
文申部申神也七月陰氣成體自申束從曰自持也
是申之訓束乃其本義申之以孝弟之義謂以孝弟
之義約束之也荀子仲尼篇疾力以申重之楊倞注
曰申重猶再三也趙氏以說此經申字雖亦可通然
不如訓爲約束更合古義矣

寡人願安承教

章句曰願安意承受孟子之教令

樾謹按安乃語詞猶焉字也漢書史丹傳安所受此

語師古注曰安焉也文選東京賦獨微行其焉如薛
注曰焉言安也是安焉二字古通用論語子罕篇焉
知來者之不如也新序雜事篇引此焉作安季氏
篇則將焉用彼相矣漢書王嘉傳引此焉作安竝其
證也願安承教猶云願焉承教趙氏訓爲安意是誤
以語詞爲實字矣

願比死者一洒之

孫奭正義曰今願爲死不惜命者一洗除之

懋謹按上云寡人恥之恥以生者言則洗除亦當以
生者言不得云爲死者洗除也此比字當訓爲近比

死猶近死也管子勢篇動靜者比於死尹知章注曰
比近也與此文比死同義國語齊語夫管夷吾射寡
人中鉤是以濱於死韋昭注曰三君皆云濱近也比
與濱一聲之轉義亦相通據竹書紀年惠王立三十
六年改元又十六年而卒孟子至梁實在惠王後元
之十五年次年惠王卒襄王立孟子一見卽去梁矣
說本顧氏炎武日知錄及江氏永羣經補義然則惠
王是時在位已五十一年其年之老可知比死者蓋
其自稱之辭猶云垂死之人願比死者一洗之若曰
願及其未死之時一洗除其恥耳

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

正義曰我不忍其牛之恐懼若無罪之人而就於所死之地者也

樾謹按此當於若字絕句若猶然也吾不忍其觳觫若者吾不忍其觳觫然也詩猗嗟篇抑若揚兮正義曰抑然而美者其額上揚廣兮以抑然釋抑若可證觳觫若之卽觳觫然矣正義以若字屬下讀未得其義無罪而就死地卽以羊言非以人爲比也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章句曰寡人雖有是心何能足以王也

樾謹按合猶足也上文孟子曰是心足以王矣故王問曰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說文糸部給相足也合與給通趙氏正以足字釋合字各本作何能足以合於王也此不得其義而妄增阮氏校勘記已訂正矣

明足以察秋豪之末

樾謹按尙書堯典鳥獸毛珣枚傳曰珣理也毛更生整理周官司裘疏引鄭注同是鳥獸之毛皆生於秋故夏言希草秋言毛珣明夏時毛羽脫落至秋更生也新生之毛其細可知故古人言細必稱秋豪趙氏

未說秋豪之義集注謂毛至秋而未銳小未詳其意以御于家邦

章句曰御享也享天下國家之福

懃謹按御通作訝訝之言逆也周官小宰職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鄭注曰逆迎受之又司會職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注曰逆受而鉤考之此經御字毛傳訓迎而鄭箋訓治治卽受而鉤考之之謂周官鄉師職以逆其役事注曰逆猶鉤考也御之徑訓爲治猶逆之徑訓爲鉤考也趙氏此注又訓爲享則卽迎受之之謂僖二十三年左傳保君父之命而享其

生祿杜注曰享受也又哀十五年傳其使終饗之注曰饗受也享饗古通用是享有受義儀禮聘禮衆皆逆命不辭鄭注曰逆猶受也御之徑訓爲享猶逆之徑訓爲受也毛公訓御爲迎自足包此二義鄭趙皆就毛義引申之耳尙書顧命篇御王冊命正義引鄭注曰御猶嚮也蓋亦卽迎受之義而引申之相迎故相嚮也御之爲享正猶御之爲嚮古訓引申往往如此後人不知古訓之例而於此等處莫措一辭矣又按上文刑於寡妻趙氏曰刑正也詩釋文引韓詩亦曰刑正也是趙所用者韓詩之義御之爲享其亦韓

義乎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
章句曰抑辭也孟子問王抑亦如是乃快邪
樾謹按抑之為辭皆承上意而進之國語周語曰敢
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大戴禮五帝德篇曰請問黃帝
者人邪抑非人邪竝其例也此文前無所承則與他
處用抑字者不同抑當讀為意古抑意二字通論語
學而篇抑與之與漢石經抑作意是其證也戰國策
秦策曰誠病乎意亦思乎荀子修身篇曰將以窮無
窮逐無極與意亦有所止之與竝是借意為抑漢書

敘傳曰其抑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此則借抑為
意抑者猶意者也文選長楊賦意者以為事罔隆而
不殺物廢盛而不虧魯靈光殿賦意者豈非神明依
憑支持以保漢室者也李善注竝引廣雅曰意疑也
漢書文三王傳於是天子意梁師古注曰意疑也蓋
意之言疑故為擬度之辭禮記禮運篇曰聖人耐以
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非意之也管子小問
篇曰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臣意之也意王興甲兵
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猶曰意者王以
此為快與戰國策魏策曰臣願以鄙心意公此云意

王猶彼云意公矣

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

越謹按兩欲字異義上欲字猶好也孟子書每以欲惡對言離婁篇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告子篇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所欲所惡卽所好所惡也中論天壽篇引孟子所欲有甚於生者正作所好是好與欲義同此文欲疾二字平列欲其君者謂好其君者也疾其君者謂惡其君者也天下之好惡其君者莫不來告故曰皆欲赴愬於王是罔民也

章句曰是由張羅罔以罔民者也

越謹按趙氏以罔爲羅罔之罔非經意也爾雅釋言罔無也此罔字當訓爲無上文言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然則無恆產而不陷於罪得免於刑者惟士而已民則皆不免矣故曰是罔民也猶言是無民也正與惟士爲能相應民爲邦本無民則不可以爲國故下文曰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蓋言無民之不可爲國也

樂酒無厭謂之亡

章句曰樂酒無厭若殷紂以酒喪國也故謂之亡

樾謹按如注義則從獸無厭若羿之好田獵亦豈不足
足以亡國何不并謂之亡而謂之荒乎趙說亡字非
其義矣亡當讀爲芒荀子富國篇芒軻慢楛楊倛注
曰芒昧也或讀爲荒是荒芒義通故淮南子詮言篇
曰自身以上至於荒芒爾遠矣然則荒芒猶流連也
流連雙聲荒芒疊韻皆古之恆言從流下而忘返謂
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連與流一也從獸無厭
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芒芒與荒亦一也爾雅釋天
大歲在巳曰大荒落史記歷書作大芒落是荒芒同
義之證流連荒芒亦猶上文遊豫之比趙氏曰豫亦

遊也斯爲通論必逐字爲之說則轉失之泥矣

關市譏而不征

章句曰關以譏難非常不征稅也

樾謹按趙氏所據本疑無市字故注文言關不言市也禮記王制篇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與此經大畧相同但此經無市廛而不稅一句文不備耳不當并關市爲一也荀子王制篇關市幾而不征國語齊語使關市幾而不征管子小匡篇同是他書固有有市字者後人據以增入孟子耳公孫丑篇關譏而不征注

曰文王治岐關譏而不征以後證前益知此經市字之爲衍文矣或疑彼經文止言關故趙氏引此經亦去市字此不然也彼經上有市廛而不征一節若此經有市字則趙氏亦可引以爲證乃彼注但曰古者無征而不據文王治岐爲說然則此經之無市字明矣文十一年左傳正義引彼經亦作關市譏而不征夫彼分關市爲二節一則曰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一則曰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其不容并而爲一更屬顯然乃孔穎達引彼經亦誤增入市字蓋關市連文他書屢見遂牽連而書之此

經市字之衍亦猶是矣

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

樾謹按爾雅釋詁止待也論語微子篇齊景公待孔子史記孔子世家作止孔子是待與止同義宣王問何以待之猶言何以止之故孟子告之曰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

正義曰孟子答齊宣以爲臣嘗聞有地但方闕七十里而能爲王政於天下者

樾謹按政與正古通用此政字當讀爲正爾雅釋詁

正長也爲正於天下者爲長於天下也言湯由七十
里而爲天下長也呂氏春秋君守篇旣靜而又甯可
以爲天下正高誘注曰正主也此言爲政於天下彼
言爲天下正文異而義同正義謂爲王政於天下失
之矣

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

公孫丑

章句曰行政於國其久如彼

樾謹按注義非也閔二年左傳君與國政之所圖也
史記晉世家集解引賈逵注曰國政正卿也蓋古謂
官長爲正昭二十九年左傳木正曰句芒杜注曰正

官長也故樂官之長曰樂正酒官之長曰酒正其義
竝同國之正卿當謂之國正因正政古通用故亦謂
之國政耳行乎國政者管仲在齊其位在高國之下
而其號令能行乎高國定十年公羊傳曰孔子行乎
季孫三月不違何休解詁曰孔子仕魯政事行乎季
孫三月之中不見違過管仲之行乎高國與孔子之
行乎季孫皆所謂行乎國政也得君與行乎國政正
相對得君見桓公不疑行乎國政見高國不忌以爲
行政於國失之矣

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

章句曰加猶居也

樾謹按趙訓加為居非也加當讀為假夫子假齊之卿相得行道焉言假藉其位以行道也詩假樂篇假樂君子禮記中庸篇引作嘉樂君子嘉字從加得聲嘉得通假則加亦得通假矣

雖由此霸王不異矣

章句曰雖用此臣位而輔君行之亦不異於古霸王之君矣

樾謹按公孫丑之意謂夫子假藉齊卿相之位以行其道即與由此而霸王不異正極見其事之

難也故曰如此則動心否乎趙氏說此不明近解謂亦不足怪則轉不見其任大而責重矣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

章句曰孟姓舍名施發音也

樾謹按孟施字也舍名也連言之曰孟施舍猶左傳稱孟明視矣周官小司徒職曰凡征役之施舍鄉師職曰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然則名舍而字孟施名字正相應趙注以施為發聲義既未安近人或以孟施為姓或以施舍為名胥失之矣

今夫蹶者趨者

章句曰蹶者相動今夫行而蹶者氣閉不能自持故志氣顛倒顛倒之間無不動心而恐矣

懔謹按趙氏之意謂蹶由於趨今夫蹶者趨者猶云大凡顛蹶之人皆是趨走之人蓋人之疾趨而行氣使之也而至於顛蹶則無不動心而恐矣故曰是氣也而反動其心若以蹶者趨者平列則其義轉不見矣

必有事焉而勿正

章句曰言人行仁義之事必有福在其中而勿正但以爲福故爲仁義也

懔謹按趙氏章句自此文至不當急欲求其福福字凡十見翟氏灑孟子考異曰古文福但作畐中筆引長形便類事舊本孟子當作必有畐焉故趙氏注之如此今按說文畐部畐滿也竝非福古文若是畐字不當作福字讀之疑趙本直是福字耳後人不達福字之義見趙注首云言人行仁義之事遂改經文爲必有事初非因形似而誤也夫漢人孟子注存於今者止趙岐一家而又非若他經之尙有漢石經殘碑可以取證一二則經中文字舍趙氏將何從趙氏作福乃必舍而從作事之本非治經者所敢出矣雖然

其字是也其義未必然也請據趙本之字以求孟子之旨福當讀爲副廣雅釋詁貳福盈也是副貳字古或作福也王氏念孫疏證引顏氏匡謬正俗之說謂當作福然副貳之義本從副之爲判而引申之說文無福字疑卽幅之俗字變從巾而從衣猶帟之或爲褱常之或爲裳耳漢尹宙碑位不福德魏大饗碑以福海內欣戴之望竝是段幅爲副初非副貳之本字未可據顏氏之誤說以改廣雅之原文也此經云必有福焉而勿正猶云必有副焉而勿正周官太宰職曰建其正立其貳副卽貳也故與正相對何謂副上

文所謂配義與道是也孟子之養氣其本在乎持志惟能持志以帥氣然後能自反而知其縮與不縮縮卽直直卽義故趙氏曰縮義也義則往不義則不往此孟子之養氣所以同符曾子而異乎孟施舍之守氣也是故氣必配道與義然後可謂善養吾浩然之氣此必有副焉之說也若無所配卽無所副無所副則氣爲正矣於是不問其縮與不縮而徒曰雖千萬人吾往矣是孟施舍所爲能無懼者也不知持志而但知守氣是暴之也非養之也終歸於餒而已矣後之學者日誦孟子之書而不得其旨慕養氣之虛名

而不知有持志之實學於是君臣朋友之間皆欲以
氣勝之彼自謂吾善養吾浩然之氣也而不知其爲
孟施舍之守氣也豈無忠孝廉節之事足以驚世駭
俗要而論之終是以氣爲主義特襲而取之耳非集
義而生之謂也集之言合也合之言配也集義卽配
道與義配道與義卽必有副焉而勿正因訂一字之
譌而通全章之義學者慎毋束古注於高閣也下文
云心勿忘勿助長焉正示人以養之之法忘之云者
不耘苗者也告子之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
勿求於氣近之矣其流弊極於莊列之槁木死灰佛

氏之無心意觸發而止助之云者揠苗者也如黜舍
之徒固不足道乃有如孔子所謂匹夫匹婦之爲諒
孟子所謂悻悻小丈夫者則三代以下雖學士大夫
多中斯病而人倫之變從此多矣故孟子以宋人一
喻極言助長之不可而終之曰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然則宜何如而可以無害曰以直養則無害以直養
者以義養也直卽義也趙氏曰養之以義是也養之
以義故能集義而生是卽配道與義之說亦卽必有
副焉之說必如是而後無害必如是而後謂之善養
學者知此則知養氣必先持志可使志動氣不可使

氣動志而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之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之不可亦無不可見矣

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

章句曰宰我等三人之智足以識聖人汙下也言三人雖小汙不平亦不至阿其所好以非其事阿私所愛而空譽之

樾謹按智與汙對文萬章篇曰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足見汙者不智智者不汙矣此文當於智字汙字畧逗之言三子者果明智邪則足以知聖人或汙下邪亦不至阿其所好經文本

極分明趙氏不得其旨宋蘇洵有三子知聖人汙論則并失其讀矣

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

章句曰天吏者天使之也爲政當爲天所使誅伐無道故謂之天吏也 阮氏校勘記出天使之也四字曰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之字是也

樾謹按趙氏所據經文疑本作無敵於天下者天使也故釋之曰天使者天使之也若經文是吏字何必定以使字說之乎沈同問燕可伐章爲天吏則可以

伐之趙氏曰天吏天所使疑經文亦本作天使故釋
之曰天使天所使彼不直云天使而曰天所使則此
不直曰天使而曰天使之正趙氏之本文廖孔諸本
無之字者非也天使之稱蓋古人恆言宣三年左傳
夢天使與已蘭曰余爲伯僚余而祖也成五年傳嬰
夢天使謂已祭余余福女此兩傳竝有天使之文足
徵古有此稱故孟子從俗而言也若謂左傳天使字
不連讀乃天使人與已蘭天使人謂已則既云天矣
何以又云余爲伯僚是知天使二字必當連讀孟子
兩言天使卽可以左傳之天使說之古使吏二字亦

或通用襄三十年左傳使走聞諸朝釋文曰使本作
吏是其證也古本孟子蓋亦有作吏者乃使之段字
後人不曉天使之語改從作吏之本而又改趙注以
從既改之經於是孟子原文不可復見并天使之古
語亦因以失傳矣

巫匠亦然

章句曰巫欲祝活人

樾謹按巫卽醫也楚辭天問篇化爲黃熊巫何活焉
王逸注曰言鮄死後化爲黃熊入於羽淵豈巫醫所
能復生活是巫醫古得通稱蓋醫之先亦巫也說文

西部曰古者巫彭初作醫是也故廣雅釋詁曰醫巫也巫之與醫對文則別散文則通孟子所謂巫止是醫耳疾病自以醫為主豈有舍醫而專言巫者趙注未得曰巫彭初作醫人

善與人同舍己從人

章句曰能舍己從人故為大也於子路與禹同者也懋謹按趙氏之意似以人字即指子路與禹言殊非經旨善與人同舍己從人兩句共為一義蓋天下之理容有兩可者己與人各執一理而各成一善所謂善與人同也人情每是己而非人雖明知他人之善

必不肖舍而從之執一而不能通斯狹矣惟舜不然善與人同則舍己之善而從人之善此大舜所以為大也

寡人如就見者也

懋謹按者也猶云者邪古也邪二字通用陸德明經典釋文序所謂也邪無別是也齊王此言蓋設為商度之辭若曰寡人如就見者邪則有寒疾不可以風故欲孟子來朝而見之也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章句曰孟子迫於仲子之言不得已而心不欲至朝

因之其所知齊大夫景丑之家而宿焉。正義曰以其心不欲朝王故往景丑氏家宿而已。
樾謹按孟子既不欲朝王則竟歸其家可矣何必之景丑氏宿乎蓋宿於景丑氏者將朝王也將朝王而宿於景丑氏者便於造朝也古者卿大夫皆受宅於司里與公宮相近國語魯語文公欲弛孟子之宅又欲弛邱敬子之宅韋昭注曰公欲毀之以益宮則其近於公宮可知矣孟文子之言曰夫署所以朝夕虔君命也臣立先臣之署服其車服爲利故而易其次是辱君命也韋注曰言朝夕者不宜遠也邱敬子

之言曰先臣惠伯以命於司里今命臣更次於外爲有司之以班命事也無乃違乎韋注曰言先臣惠伯受命於司里居此宅也以是二傳考之古卿大夫皆受宅於司里如後世賜第之比其宅必近公宮莊三十二年左傳公築臺臨黨氏杜注曰黨氏魯大夫此黨氏之家亦必與公宮近故公築臺得臨之哀十一年傳季氏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杜注曰黨氏溝朝中地名卽此黨氏矣孟子之宿於景丑氏蓋以景丑氏家距朝不遠故孟子宿此以爲明日造朝之地或孟子每朝王恆主其家未可知也儀禮鄉飲酒禮

篇賈疏曰孟子不肖朝後不得已而朝之宿於大夫
景丑氏之家是賈公彥正以不得已爲不得已而朝
王但其必宿於景丑氏之故則自來未見及耳又按
孟仲子之意欲使孟子卽以是日造朝而孟子必宿
於景丑氏待明日乃朝者蓋其不得已而朝也所以
踐仲子之言而不以是日造朝則仍所以明不可召
之義且仲子固言之矣曰吾不識能至否乎則是日
不造朝於仲子仍無失言之咎也

養弟子以萬鍾

章句曰使養教一國君臣之子弟與之萬鍾之祿

樾謹按如趙注則養弟子三字自爲句以萬鍾三字
不成句矣此當以六字爲句蓋齊王之意以爲孟子
卽不欲仕吾將用其弟子中賢者養之以萬鍾之祿
使孟子得以安居齊國而諸大夫國人所矜式也
孟子仕齊其祿十萬蓋以孟子大賢故優隆之至其
弟子則萬鍾足矣若猶是孟子一人而今昔縣殊如
此豈齊王所能出之口哉然萬鍾之祿已自不少陳
戴以齊之公族且爲世臣而祿亦止萬鍾疑萬鍾是
齊國卿祿之常額養之以萬鍾卽是使之爲卿故孟
子曰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也自後人誤

解養弟子以萬鍾句乃并下文孟子之語不可曉矣
必求龍斷而登之

章句曰龍斷謂堞斷而高者也

樾謹按趙說龍斷不了疑非經旨也說文网部買下
引孟子登龍斷而网市利是龍字本作壘孫奭音義
曰陸云龍斷謂剛壘斷而高者是陸善經正讀龍爲
壘也惟於斷字尙未得解斷當讀爲敦敦與斷一聲
之轉古得通用莊子逍遙遊篇斷髮文身釋文云斷
司馬本作敦是其證也爾雅釋土曰土一成爲敦土
郭注曰今江東呼地高堆者爲敦然則壘與敦皆土

之高者說文土部壘巨壘也敦卽今墩字讀龍斷爲
壘墩自得其義無煩申說矣

弟子齊宿而後敢言

章句曰齊敬宿素也弟子素持敬心來言

樾謹按如注義則當云宿齊不當云齊宿趙注非也
古宿與肅通儀禮特牲饋食禮乃宿尸禮記祭統篇
宮宰宿夫人鄭注竝云宿讀爲肅然則齊宿猶齊肅
也賈子保傅篇有司齊肅端冕國語楚語故齊肅以
承之竝以齊肅連文又或作齊邀禮記玉藻篇君子
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邀是也齊宿而後敢言正自

言極其敬謹爾又按此人自稱弟子而孟子與之語
自稱長者與語樂正子同然則謂行之客雖不知何
人要必孟子弟子之留仕於齊者若盆成括之流歟
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
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正義曰子思之於繆公師道也非求容者也故繆公
無人於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之於繆
公臣道也則求容者也故無人於繆公之側則不能
安其身

樾謹按孟子正義朱子謂邵武士人所作託之孫奭

者其書至鄙俚不足取而此數語獨爲明了孟子之
意賴此而顯蓋客旣爲王留行則必欲孟子在晝少
留而後自至齊國力言於王使王復用孟子其所坐
而言者雖不詳何語大旨如此而已矣若然是孟子
有人乎齊王之側也是爲孟子求容也故孟子曰子
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蓋孟子在齊居師賓之位師
道也非臣道也柰何不爲子思而爲泄柳申詳乎況
其人自稱弟子顯是游孟子之門者而爲孟子說王
尤不可矣宜其絕之之深也趙氏解此章之義旣未
分明而後人又曲爲泄柳申詳回護於是其義益晦

矣

彼一時此一時也

章句曰彼時前聖賢之出是其時也今此時亦是其
一時也

懋謹按趙說是也彼一時此一時言其時之同也猶
彼丈夫也我丈夫也言其人之同也下文云以其時
考之則可矣即承此而言惟其時可故孟子之時即
太公望散宜生之時又推而上之即伊尹萊朱之時
又推而上之即禹皋陶之時彼亦一時此亦一時非
有異也天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則孟子雖不得志

於齊而固未嘗不豫也後人誤解彼一時此一時句
遂謂孟子真若有不豫色者殊失孟子之意乃東方
朔答客難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則漢人
已誤解此二語矣

不欲變故不受也

章句曰不欲即去若為變詭見非泰甚故且宿畱心
欲去故不復受祿

懋謹按趙氏以變為變詭是也以不欲變為不欲即
去非也孟子所以不受祿者正以既受之而旋辭之
近於變詭故不受耳若如趙注以為不欲即去則與

下句不屬矣不受其言弔者大悅滕文公

樾謹按爾雅釋詁悅服也弔者大悅言弔者大服也孟子書悅字當訓服者甚多取之而燕民悅猶云燕民服也士則茲不悅猶云茲不服也悅與喜微有區別如屋廬子喜屋廬子悅兩字不可互易喜者因有閒可問而喜也悅者因既得其義而服也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樾謹按顧氏炎武日知錄曰古來田賦之制實始於禹水土既平咸則三壤後之王者不過因其成蹟而

已故詩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昫昫原隰曾孫甸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然則周之疆理猶禹之遺法也使夏必五十殷必七十周必百則是一王之興必將改畛涂變溝洫移道路以就之為此煩擾無益於民之事也豈其然乎蓋三代取民之異在乎貢助徹不在乎五十七十百畝其五十七十百畝持丈尺之不同而田未嘗易也顧氏此論殊為有見然以為是丈尺之不同則恐不然蔡邕獨斷曰夏以十寸為尺殷以九寸為尺周以八寸為尺是三代之尺相去無幾而謂夏后氏之五十畝周人遂以為百畝乎然則五

十七十百畝之所以異何也曰此萊田多寡之不同也古者必有休而不耕之田以養地力謂之萊田周官遂人注曰萊謂休不耕者是也夏制民受田百畝而以五十畝為萊田則民所耕者止五十畝故曰夏后氏五十殷制民受田百畝而以三十畝謂萊田民所耕者七十畝故曰殷人七十周制民受田百畝而萊田在其外遂人職曰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五十畝中地夫一廛田百晦萊百畝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晦此鄉遂之制也大司徒職曰不易之地家百晦一易之地家二百晦再易之地家三百晦此都

鄙之制也一易之地家二百晦即以百畝為萊田再易之地家三百晦即以二百晦為萊田惟不易之田無萊田與郊遂異而要之一夫歲耕百畝則無異也故曰周人百畝明乎此則知三代之田初無改易而特以萊田之多寡為五十七十百畝之異制則顧氏所疑可以釋然矣

其實皆什一也

章句曰民耕五十畝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為賦雖異名而多少同故曰皆什一也徹猶人徹取物也藉者借也猶人

相借力助之也

懋謹按三代取民之制曰貢曰助曰徹其名不同而其實皆什一趙氏此注最爲明了後人誤謂貢法什一助法九一則與孟子之文不合矣不知殷人助法非如下文所謂八家同井而中爲公田也蓋一井九百畝分授九家各以三十畝爲萊田休而不耕其所耕者七十畝七十畝之中各私其六十三畝而以七畝爲公田故助法亦什一也周人變而爲徹以九百畝分授九家一夫歲耕百畝上取十畝爲稅俟收穫之時命有司巡行田野就百畝之中任指十畝徹而

取之故謂之徹此徹字卽以雍徹之徹祭畢而徹去之耕畢而徹取之其義一也蓋什一而稅百王所同夏之貢法至爲簡易然年有豐凶而額無增減則凶年獨在民而豐年常在君矣殷監於夏而變通之公者自公私者自私則年之上下君民所同無病於民然其弊也民必盡力於私田而公田或不治故周又監於殷而變通之百畝之中亦以十畝爲公田而不豫定其孰爲公孰爲私至臨時徹而取之則民自無從歧視矣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其斯之謂乎三代遺制幸有孟子此數言存其大

畧又幸有趙氏此注足以發明乃後人不就注文體會於是助徹之制俱失矣或曰然則下文所謂入家同井中爲公田者何歟曰此孟子爲滕文公所定之助法非般人之助法也夫二猶不足魯哀公已云爾矣況至戰國乎孟子因時制宜使國中用什一之法而野用九一之法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入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此則九一非什一也故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所謂九一而助者以九一行助法也助本什一茲則九一猶是助也而非什一也是爲九一而助下文所言是也後人不達孟子語意謂

般人助法本如是失之甚矣

又按經文明言請野九一而助而趙注謂孟子欲請使野人如助法什一而稅之經文明言國中什一使自賦而趙注謂國中從其本賦二十而稅一以寬之顯與經文相背趙氏之謬不待言矣至鄭康成借孟子以說周人徹法考工記匠人注引孟子此文而說之曰稅有重輕通其率以什一爲正詩甫田篇孔氏正義又引鄭注而申明之曰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稅二夫是爲什中稅一也此說雖巧然經文

九一什一對舉九一是九之一則什一自是什之一
安得謂是什一而稅一乎孔氏雖曲爲之說終不可
通且載師云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廩二十而一近郊
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是古人
制稅或以十夫計或以二十夫計未有以十一夫計
者奇零不齊可知其非古法矣恐疑誤學者附辨之
於此

惟助爲有公田

懋謹按孟子言惟助爲有公田而夏小正曰初服於
公田傳曰古有公田焉者古言先服公田而後服其

田也是夏制已有公田之名與孟子不合何也蓋嘗
思之方夏之時禹平水土盡力溝洫而後成其爲田
天下之田皆公田也民爲之耕而貢其十之一焉自
上言之則此一者民所貢也自下言之則其九者皆
君之餘也至殷人爲助法則七十畝之中止以七畝
爲公田而其餘六十三畝皆私田矣至周人爲徹法
則無公田矣然而曰兩我公田者徹法本從助法而
變通之雖臨時徹取不先定其孰爲公私而百畝之
中要有十畝是公田故公田之名在周初不廢也傳
夏小正者誤以殷周之公田說夏之公田則誤矣夏

制有公無私殷制有公有私周制寓公於私然噫嘻
之詩曰駿發爾私則自上言之固以爲皆民之私田
矣相沿既久遂不復知有公田之名使無大田之詩
雖孟子亦何以徵之哉逮及嬴秦決裂阡陌井田遺
制蕩然無存而蚩蚩之民各私其田矣王莽更名天
下田爲王田不得買賣而適以致亂豈非古今之異
勢乎

是以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畝

懃謹按慢之言漫漫也釋名釋言語曰漫漫也漫漫
心無所限忌也文選甘泉賦指東西之漫漫李善注

曰漫漫無厓際之貌是慢其經畝者言經畝不正漫
漫然無厓際也莊子齊物論篇曰因之以曼衍釋文
引司馬注曰曼衍無極也漢書楊雄傳曰爲其泰曼
漶而不可知師古注曰曼漶不分別貌文選司馬相
如子虛賦曰案衍壇曼李善引司馬彪注曰壇曼平
博也竝與此慢字義近字亦作縵漢書會貨志注曰
縵田田不爲畝者也義亦同此矣

同養公田

懃謹按養猶事也同養公田言同事公田也養之爲
事蓋古有此義萬章篇舜往於田章曰百官牛羊倉

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不託諸侯章曰百官牛羊
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語凡兩見而一作事舜
一作養舜是養與事同孝經曰親生之膝下以養父
母日嚴養父母猶事父母也上文非野人莫養君子
養亦事也

益烈山澤而焚之

章句曰烈熾也益視山澤草木熾盛者而焚燒之

樾謹按經曰烈山澤不曰山澤烈注乃以爲山澤草
木熾盛者失經旨矣烈當作列禮記玉藻篇曰山澤
列而不賦鄭注曰列之言遮列也列山澤而焚之益

亦謂遮列山澤而焚之列烈古通用故烈山氏亦稱
列山氏是其證也說文辵部遮遮也是字本作迺列
烈均段字又通作厲周官山虞物爲之厲而爲之守
禁鄭司農曰厲遮列守之益之列山澤也亦猶是矣
君哉舜也

章句曰舜得人君之道哉

樾謹按君猶美也詩羔裘篇洵直且侯毛傳曰侯君
也釋文引韓詩曰侯美也文王有聲篇文王烝哉毛
傳曰烝君也釋文引韓詩曰烝美也是君與美義通
故昭元年左傳曰楚公子美矣君哉白虎通號篇曰

皇君也美也竝其證矣君哉舜也猶曰美哉舜也說
文羊部美從大與善同意詩桑柔篇鄭箋云善猶大
也然則美亦猶大也孔子稱堯曰大哉稱舜曰君哉
其意相近趙注未達其旨

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已

章句曰曾子不肖以爲聖人之潔白如濯之江漢暴
之秋陽皜皜甚白也

懋謹按江漢濯之誠哉潔白矣秋陽暴之則何潔白
之有且贊聖人之德而但稱其潔白亦小之乎視聖
人矣趙注非也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猶說卦傳

云雨以潤之日以烜之此兩句正以相反而見相劑
之妙惟濯之以江漢故秋陽暴之而不燥惟暴之以
秋陽故江漢濯之而不濡孔子之聖所以化清和任
之迹而集大成也曾子之稱孔子猶孟子之稱孔子
也其下曰皜皜乎不可尙已說文無皜字古字止作
皓亦與浩通公孫丑篇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文選答
賓戲篇作養皓然之氣是皓皓卽浩浩也尙書堯典
篇浩浩滔天枚氏傳曰浩浩盛大楚辭懷沙篇浩浩
沅湘王逸注曰浩浩廣大貌浩浩乎不可尙已蓋言
聖人之大也因字段作皓又變作皜後人以爲形容

其潔白遂并上兩句之義而失之矣
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係赤子

章句曰言儒者曰古之治民若安赤子 正義曰儒者之道有云古之人治民若係安赤子者

樾謹按趙氏以曰字釋經文道字道猶言也此文十字共爲一句猶云儒者之言古之人若係赤子也 正義斷儒者之道四字爲句失之 如枉道而從彼何也

章句曰子如何欲使我枉正道而從彼驕慢諸侯而見之乎

樾謹按此八字爲一句乃申明弗爲之意蓋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如枉道而從彼何故弗爲也枉道而從彼卽以詭遇言未及正意趙說失之

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

樾謹按此皆周霄語也周霄問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一言足矣無事繁稱博引也傳曰公明儀曰皆周霄所引以爲發問之地蓋周霄意中有此兩說故竝引之而先以三月無君則弔爲問又以出疆必載質爲問也自來以此數言爲孟子所稱引失之矣

與鑽穴隙之類也

樾謹按此句文義似未足孔氏廣森經學卮言曰與音歟絕句然於義亦未安與當訓爲如廣雅釋言曰與如也漢書高帝紀孰與仲多韓信傳孰與項王師古注竝曰與如也文選司馬相如子虛賦孰與寡人乎郭璞曰與猶如也不由其道而往者如鑽穴隙之類也與訓爲如則文義自明矣

毀瓦畫墁

章句曰孟子言但破碎瓦畫地則復墁滅之此無用之爲也

樾謹按毀瓦畫墁對文成義如趙說則兩句不一例矣畫當讀爲劃說文刀部錐刀曰劃又曰剗劃傷也又曰斨剗也劃也是劃與毀義相近說文畫部畫篆下有古文畫又有古文劃劃從刀從古文畫則卽劃字也疑畫劃古同字故孟子書止作畫耳墁乃輓之誤或亦古字通用也說文車部輓衣車蓋也畫輓者劃傷其車上之輓也毀瓦以治屋言乃梓匠之事畫輓以治車言乃輪輿之事車之有輓猶屋之有瓦也故以竝言矣

葛伯仇餉

章句曰仇怨也言湯所以伐殺葛伯怨其害此餉也
越謹按經文言葛伯仇餉不言仇葛伯害餉趙說非
也尙書仲虺之誥篇枚傳曰葛伯遊行見農民之餉
於田者殺其人奪其餉故謂之仇餉仇怨也夫葛伯
於餉者何仇特利其酒倉黍稻耳枚說亦非也今卽
孟子文考之此言仇餉下文言爲匹夫匹婦復讎也
仇讎異字明非同義此仇字當讀爲賓載手仇之仇
詩賓之初筵篇賓載手仇鄭箋曰仇讀曰斟賓手挹
酒室人復酌爲加爵釋文曰仇鄭讀爲斟音俱謂挹
取酒然則仇與斟通有挹取之義葛伯仇餉謂挹取

其餉也以仇怨釋之非其義矣
有攸不惟臣
章句曰攸所也言武王東征安天下士女小人各有
所執往無不惟念執臣子之節

越謹按經言不惟而注言無不惟失經旨矣玉篇心
部曰惟爲也尙書皋陶謨篇共惟帝臣枚傳曰共爲
帝臣是惟之訓爲經有明文不惟臣與共惟帝臣義
可互明有攸不惟臣者攸語詞言有不爲臣也有不
爲臣故武王東征也朱子集注本竟作不爲臣與古
本不合然其義是也義從今作爲字從古作惟斯兩

得矣

侵于之疆

樾謹按之與其同侵于之疆者侵于其疆也呂氏春秋音初篇或曰后來良日也之子是必大吉或曰不勝也之子是必有殃高誘訓之爲其是其證

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

章句曰陽貨大夫也孔子士也

樾謹按陽貨乃季氏家臣而謂之大夫毛氏奇齡四書臆言曰季氏家臣原稱大夫季氏是司徒下有大夫二人一曰小宰一曰小司徒此說得之襄九年左

傳曰鄭六卿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董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夫不直曰大夫而曰其大夫則知所謂大夫者乃六卿之私屬故與門子並言門子者其適子大夫者其屬大夫也此卿之私屬得有大夫見於左傳之明證又文十二年傳趙氏新出其屬曰與駢杜注曰與駢趙盾屬大夫新出佐上軍陽貨在魯亦其比矣孔子是時殆猶爲委吏乘田乎考之周官地官有委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卽趙注所謂委吏主委積倉庾之吏也又有圉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卽趙注所謂乘田園囿之吏也魯季氏

經三十一
三
爲司徒委人圉人正其所屬是孔子爲季氏所屬之
士而陽貨乃季氏所屬之大夫故陽貨得以大夫之
禮自居而孔子亦以大夫之禮事之也全氏祖望經
史問答引禮記玉藻篇大夫親賜於士士拜受又拜
於其室敵者不在拜於其室謂陽虎闕孔子之亡而
饋蒸豚是用敵者之禮周氏柄中辨正曰此記上言
酒肉之賜弗再拜下言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
其室孔疏云此非酒肉之賜故再拜陽貨饋豚正所
謂酒肉之賜弗再拜者故必闕亡而來非以敵體之
禮而然也然則全氏讀禮殊涉麤疎益知毛氏所言

罔不可易矣

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章句曰知我者謂我正王綱也罪我者謂時人見彈
貶者

樾謹按時人見彈貶者無非亂臣賊子而已豈足輕
重譬如士師執罪人而殺之其人亦必怨士師而爲
士師者豈宜以其人爲罪我者乎趙說非也知我罪
我皆以後世讀春秋者而言春秋有天子之事孔子
固明以天子之權予魯故公羊家有王魯之說而爲
左氏之學者深非之然則如何休者知孔子者也如

杜預者罪孔子者也彼謂春秋必不斥周王魯而孔子之春秋實是斥周王魯彼謂春秋必不褒貶天子黜陟諸侯而孔子之春秋實是褒貶天子黜陟諸侯然則孔子有罪矣雖名為治春秋而實則罪孔子也乃孔子之意固甚望後世有知我者亦未始不望後世有罪我者何也孟子之論伊尹也有其志則可無其志則篡古聖人之事若湯武之放伐周公之居攝孔子之作春秋皆當以是觀之是故知我罪我聽之

後人孔子之意微矣

周公兼夷狄

章句曰周公兼懷夷狄之人

懋謹按上文言周公誅紂伐奄戮飛廉滅國五十無兼懷夷狄之事下文又引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然則趙氏以兼夷狄為兼懷夷狄之人始失之矣兼之言絕也考工記輪人曰外不廉而內不挫鄭注曰廉絕也說文火部作爍曰火爍車网絕也引周禮曰爍牙外不爍又水部濂薄水也一曰中絕小水是從兼之字竝有絕義周書武稱篇爵位不謙不謙即不絕也說詳周書周公兼夷狄蓋謂屏絕之故與驅猛獸竝言

詩而詠歎之與此正同

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章句曰國先自爲可誅伐之政故見伐也

樾謹按趙氏蓋以國無自伐之理故云先自爲可誅
伐之政然其義迂矣說文人部伐敗也藝文類聚武
部引春秋說題辭曰伐之爲言敗也然則國必自伐
言國必自敗也正與自侮自毀一律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

章句曰如七年病而卻求三年時艾

樾謹按此承雖欲無王不可得矣而言喻當今之世

行仁政而王者之易也假使病者不過三年而艾必
以七年爲期斯無及矣今病者尙可七年而艾乾三
年卽已可用則何爲而不畜乎趙注似失之至三年
七年乃古人恆語古凡言數者必三五七如大國五
年小國七年則以五與七言三年之艾七年之病則
以三與七言蓋數極於九至十則復爲一矣五其中
數也自一至五則三爲中數自五至九則七爲中數
大戴記明堂之制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亦以七五
三爲中卽此義也故古人舉得半之數則曰五不及
乎半則曰三過乎半則曰七易曰三日不食又曰七

日來復又曰七日得詩曰其實七兮其實三兮又曰
鴈鳩在桑其子七兮又曰五日爲期論語曰三年有
成又曰比及三年又曰善人教民七年皆是也若至
少之數不可以三言者則曰一如一鈎金一杯水是
也至多之數不可以七言者則曰九如九合諸侯叛
者九起是也左傳五侯九伯五者舉其中數九者舉
其極數也後人不達古語凡言數者必求其義斯鑿
矣
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聞也
章句曰詩皆小人居位不足過責也政教不足復非

說

樾謹按音義出足聞二字是孫宣公本下句無與字
據阮氏校勘記則岳孔韓本皆然俗本因上句而妄
加與字非也兩句旣不一律其義亦必不同趙氏所
說殆失之矣適當讀爲敵論語里仁篇無適也釋文
曰鄭本作敵禮記玉藻篇敵者不在釋文曰敵本作
適是敵適古通用人不足與敵者爲人君挾貴以驕
士而士之道義不足以敵之也曾子曰彼以其富我
以吾仁彼以其爲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孟子曰在
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

哉若是者謂之足與敵人苟不足與敵則奉令承教而已故曰政不足閒也閒猶與也莊十年左傳肉食者謀之又何閒焉昭二十六傳諸侯釋位以閒王政杜注竝曰閒與也此閒字義與彼同言不足參預也下文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大人者別乎人而言之正所謂足與敵者若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能格君心之非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章句曰人之輕易其言不得失言之咎責也一說人之輕易不可諫正君者以其不在言責之位者也

樾謹按趙氏二說義均未安無責耳矣乃言其不足責也猶曰若而人者吾無責焉爾孔子稱君子欲訥於言又曰仁者其言也訥若輕易其言則無以入德矣故以不足責絕之也
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鋪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鋪啜也

章句曰學而不行其道徒食飲而已謂之鋪啜也樂正子本學古聖人之道而今隨從貴人無所匡正故言不意子但鋪啜也
樾謹按趙以不行其道爲鋪啜是也謂隨從貴人無

所匡正非也孟子與子敖同使且未嘗與言行事樂
正子偶從子敖而來豈必責其有所匡正乎蓋樂正
子孟門高弟固亦以行道爲志其從子敖來乃欲因
以行其道也夫衛卿可得之言子路猶且以告樂正
子之賢未及子路其從子敖來亦無足怪然孟子在
齊尙不得行其道於樂正子何有卽使得仕於齊亦
徒享萬鍾之奉而已故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餽啜
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餽啜也近今說此章者
皆謂樂正子之從子敖不過藉省道路資糧之費故
孟子以徒餽啜責之夫自魯之齊相距甚近所費幾

何爲此說者徒欲回護樂正子而不知其視樂正子
也反陋矣未注云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是亦未
嘗明指所食者爲道路資糧也
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

章句曰搏執其族親也

樾謹按臣已去矣而又曰搏執之故趙氏以爲搏執
其族親其實非也此對上文導之出疆而言謂君使
封疆之吏搏執之也搏執之則不得去矣或其臣有
如伍員之橐載而出昭關者是不可得而搏執也於
是其君又極之於其所往若晉錮欒氏之比矣

中也養不中

章句曰中者履中和之氣所生

樾謹按中當讀若從容中道之中大戴禮記曾子事父母篇見之行若中道則兄事之若不中道則養之孟子語意正與此類趙注非也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樾謹按此迹字卽車轍馬迹之迹周制十二年一巡守至方岳之下朝諸侯於明堂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是天下皆有王者車轍馬迹焉巡狩之禮廢而王者之迹熄於是太史不復陳詩而詩亦從此亡矣所

謂亡者非無詩也其時士大夫固亦作之且傳播之是故春秋時所賦之詩多出東遷以後而孔子刪詩亦有取焉然王者不省方太史不陳詩則有詩而不收詩之效雖謂之詩亡可矣何也昔日之詩王者所陳而觀之者也黜幽陟明章善輝惡皆於此乎在焉此日之詩聽其自作自傳莫之陳亦莫之觀也雖復憂時感事陳古刺今空言而已矣奚益哉孔子曰吾欲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卽因詩亡而作春秋之旨詩空言也春秋行事也孟子推春秋之作而上溯之迹熄詩亡殆孔氏之遺言矣

其義則已竊取之矣

樾謹按孔子作春秋其文其事本之舊史其義則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孔子何所取之哉取者爲也廣雅釋詁曰取爲也卽此取字之旨竊取之猶言私爲之孔子蓋曰其義則已私爲之也後世治春秋者不信三科九旨諸說而但曰經承舊史史承赴告則止有其事其文而孔子之義付之悠悠矣

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

樾謹按荀子性惡篇曰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爲

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楊注曰故猶本也言禮義生於聖人矯僞抑制非本生於人性也孟子言性善則人性本有禮義故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猶曰但言其本然者足矣與荀子之語正相反荀子又引舜之言曰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祿盈而忠衰於君蓋以證人性之惡乃自孟子言之則孝也信也忠也是其故也妻子具而孝衰嗜欲得而信衰爵祿盈而忠衰非其故也無失其故斯可矣故又曰故者以利爲本言順其故而求之則自得其本也孟子論性大旨具見於此

又從而禮貌之

章句曰又禮之以顏色喜悅之貌也

越謹按禮當爲體周易繫辭傳知崇禮卑蜀才本禮作體詩谷風篇無以下體韓詩外傳體作禮是古字通也戰國策齊策令人體貌而親郊迎之漢書賈誼傳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此體貌二字之證桓十四年穀梁傳察其貌而不察其形范甯注曰貌姿體是貌與體義亦相通古人言容貌亦言容體故以體貌連文荀子大畧篇君子之於子愛之而勿面使之而勿貌楊注曰面貌謂以顏色慰悅之體貌亦猶

是矣二字平列如趙注則當云禮之以貌不當云禮貌之也告子篇禮貌未衰又曰禮貌衰凡言禮貌者並當讀爲體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章句曰章子子父親教相責以善不能相得父逐之也

越謹按孟子論匡章止言子父責善不及他事卽趙氏所謂子父親教者亦自據孟子易子而教之義於匡章事固無考也乃戰國策有所謂章子者齊策曰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又曰

濮上之事贅子死章子走燕策曰王因令章子將五
都之兵以因北地之衆以伐燕止稱章子不稱匡章
無以知其爲卽孟子所與遊者也徒以齊策有章子
之母爲其父所殺一事遂從而附會之謂孟子之匡
章卽其人也今按齊策所載威王之言曰章子之母
啟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之使章子
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強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
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啟得罪臣之父
臣之父未教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
父也故不敢此與孟子所謂子父責善者了不相涉

若匡章果有此事則是遘人倫之大變豈惟責善而
已乎高誘注戰國策初不以章子爲卽匡章呂氏春
秋論大篇匡章之難惠子以王齊王也注曰匡章乃
孟軻所謂通國稱不孝者夫呂氏春秋注與戰國策
注竝出高誘一人之手乃引孟子以證呂氏春秋之
匡章而不引以證戰國策之章子是高氏之意固不
以匡章章子爲一人矣且匡章難惠子事見呂氏春
秋愛類篇其文曰匡章謂惠子曰公之學去尊今又
王齊王何其到也又曰齊王之所以用兵而不休攻
擊人而不止者其故何也以此數語觀之匡章蓋齊

之處士亦是高尙其志者故見惠子王齊王而非之
又若頗不滿意於齊王之用兵不休者若是章子則
歷事威宣兩朝爲齊大將屢從戎事其必不爲此言
明矣莊子盜跖篇匡子不見父釋文引司馬彪云匡
章諫其父爲父所逐終身不見父此事見孟子夫曰
見孟子而不云見國策則自唐以前固無匡章卽章
子之說未可據姚宏吳師道之說爲定而轉使孟子
子父責善之本旨爲之不著也
好色人之所欲 萬章

樾謹按好乃妃字之誤漢書賈誼傳及太子少長知

妃色師古注曰妃色妃匹之色大戴記係傳篇同賈
子新書作好色字之誤也此云好色人之所欲其下
云人悅之好色富貴又云知好色則慕少艾好字竝
當作妃妃色蓋古語孟子賈子竝有知妃色之文後
人不達古語而改爲好色失之矣
出從而揜之

章句曰舜入而卽出瞽瞍不知其已出從而蓋其井
樾謹按出者舜也揜之者瞽也從而二字文義不合
矣竊謂出者非舜出也乃出井中之土也蓋舜入井
後井中之土必瞽瞍與象繼而出之瞽與象卽以所

出之士揜舜於井故曰從而揜之也然則舜何以得
免曰史記載之甚詳蓋必古傳記之詞萬章約舉其
文於完廩也不及舜以兩筮自捍而下之事於浚井
也不及舜從匿空中出去之事蓋萬章之間惟在象
欲害舜故其事有所不必備也趙氏解捐階爲捐去
其階已得其義矣又一說云捐階舜卽旋從階下蓋
因誤解出字故爲此說以配之其義甚晦僞孫疏反
以後說爲勝非也

張朕

注曰張彫弓也天子曰彫弓

樾謹按音義曰張都禮切丁音彫義與彊同若依趙
注則但從丁公著音彫足矣乃必先出都禮切一音
者蓋孫宣公之意不以趙注爲然也玉篇弓部彊丁
么丁昆二切天子弓也張同上畫弓也又丁禮切舜
弓名是張有丁么丁昆丁禮三音音丁么丁昆者皆
天子之弓詩行葦篇敦弓旣堅毛傳曰敦弓畫弓也
天子敦弓然則丁么切者從趙注讀如彫也丁昆切
者從毛傳讀如敦也至丁禮切則爲舜弓名別是一
義孫蓋從舜弓之義故音都禮切都禮卽丁禮也舜
是時未爲天子安得用天子之弓然則顧野王音丁

禮切而訓爲舜弓必有所受之矣至近世學者相承
讀都禮切而仍從趙注以爲雕弓是又兩失不可不
知也

故君子可欺以其方

章句曰方類也君子可以事類欺

樾謹按禮記樂記篇樂行而民鄉方經解篇是故隆
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鄭注竝曰方猶道也然則可
欺以其方卽是可欺以其道下云難罔以非其道非
其道卽是非其方方與道一也變文以成辭耳趙以
事類釋之非是

封之有庠

樾謹按舊說以有庠爲今永州府零陵縣誠爲太遠
先儒疑焉漢書鄒陽傳作封之於有鼻水經淮水篇
曰淮水東過期思縣北又東北溲水注之水出弋陽
南垂山西北流歷陰山關西北出山又東北流逕新
城戍東又東北得詔虞水口又東北注淮竊疑鼻乃
溲之段字有溲之國蓋以溲水得名所謂詔虞水者
殆象之遺跡乎詔虞者朝虞也詔字古止作召劉向
九歎遠逝篇朝四靈於九濱王逸注曰朝召也是朝
召聲近義通象自其國而朝於虞經臨其地因有朝

虞之名矣有鼻之封似當在此漢書武五子傳又作
有鼻據說文水部有漚漚二篆漚爲水名漚爲水暴
至聲疑漚漚古同字漚從鼻聲漚從鼻聲鼻聲卽鼻
聲也書有鯀簡耳鄒陽傳作有鼻者漚之省也武五
子傳作有鼻者漚之省也古文從省不加水旁實一
字矣孟子書作庠則是痺之誤字痺亦從鼻聲也
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
而子也

章句曰舜既爲天子敬事嚴父戰栗以見瞽瞍瞍亦
信知舜之大孝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以是解咸丘

蒙之疑

樾謹按趙氏以瞍亦信知舜之大孝釋瞽瞍亦允之
義是於允字絕句若字屬下讀古也邪二字通用若
是逼爲父不得而子也猶曰舜敬事嚴父若是尙爲
父不得而子邪正所以解咸丘蒙之疑荀子正名篇
其求物也養生也粥壽也楊倞注曰也皆當爲邪孟
子七篇亦往往有此告子篇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
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盡心篇殺人之父者人亦殺
其父殺人之兄者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也
字竝當作邪說詳王氏引之經傳釋詞東晉古文尙

書竊其語入大禹謨篇而以允若連文蓋由不達古語故誤讀孟子耳江氏聲作尚書集注曰孟子既引此經遂言曰是爲父不得而子也則未免於爲先入之言所惑矣

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之人

章句曰一介草不以與人亦不取於人也

樾謹按趙氏蓋讀介爲芥故以爲草然非古義也一介卽一个也儀禮大射儀摺三挾一个鄭注曰个猶枚也个介實一字乃隸體之變介音古拜反轉而爲古賀反後人妄分介个爲二遇讀古拜反者作介讀

古賀反者作个誤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通說立七證以明介个爲一字當從之孟子介字卽禮經个字因趙氏以一介草釋之故得存其本字耳一枚之物不輕取與非必以草言且孟子立言必有典則士虞禮特牲饋食禮及少牢饋食禮下篇竝云俎釋三个國語齊語云鹿皮四个是物數言若干个乃古人通語經傳明文豈有以草與人及取於人者乎

天誅造攻自牧宮

章句曰造作可攻討之罪者從牧宮桀起自取之也樾謹按以造攻爲是造作可攻討之罪甚爲不詞昭

三十一年左傳曰攻難之士將奔走之杜注曰攻猶作也蓋攻訓治故亦訓作詩靈臺篇庶民攻之毛傳曰攻作也梁惠王篇引此文趙注曰民竝來治作之蓋卽用傳義而又加治字以申明攻之所以訓作也造攻猶造作言天所以降誅罰者由桀自於牧宮造作其罪耳

主癰疽

章句曰癰疽癰疽之醫也

樾謹按癰疽說苑至公篇作雍雖史記孔子世家作雍渠韓非子作雍鉏字竝是雍孟子書作癰疑是段

借字僖十七年左傳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杜注曰雍人名巫正義曰周禮掌食之官有內雍外雍此人爲雍官名巫而字易牙竊疑癰疽亦雍人也癰讀爲雍乃其官也疽其名也雍疽寺人瘠環猶雍巫寺人貂矣戰國策曰衛靈公近癰疽高誘注曰孟子有其人蓋醫之幸者望文生訓失與趙同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

樾謹按何氏焯讀書記謂此當以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九字爲句去謂去位也之秦二字自爲句屬下

讀方輿史記虞晉走宛諸事合然眞德秀四書集編
趙順孫四書纂疏所載經文竝作知虞公之不可諫
而去之是南宋時舊本有無秦字者據下文知虞公
之將亡而先去之亦無秦字疑此秦字直衍文耳百
里奚事在孟子時已不甚可考今以孟子書爲主參
以史記蓋奚知虞之將亡先去而之宛宛今南陽府
南陽縣是時屬楚晉之滅虞也齊霸將衰而楚方盛
奚之走宛殆有意於用楚乎然以羈旅之人資用匱
乏或出其餘智買賤賣貴逐什一之利故孟子有舉
於市之說說苑臣術篇云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羖羊

皮使將鹽車之秦此說雖不足信然孟子明言舉於
市則將鹽車事固宜有之史記孟荀傳伊尹負鼎而
勉湯百里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然則所謂飯牛者
卽其將鹽車時事書云肇牽車牛遠服賈百里奚之
食牛正舉於市之塙證非如或說云云也其後不知
以何事爲楚鄙人所執於是穆公以五羖羊皮贖之
史記載其事曰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
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
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此乃當時實事也不然何
以有五羖大夫之號至孝公時猶見稱於趙良之口

乎媵臣乃託辭據左傳曰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是虞君且爲媵雖謂其臣皆吾媵臣無不可矣楚人受秦五羖羊皮而以百里奚子秦是楚人固以五羊之皮當百里奚之值謂之曰鬻亦無不可然楚人鬻之非百里奚自鬻之也後世傳訛因有自鬻之說孟子據理斷之以爲不然而不復詳述其事之顛末千載而下以意推測儻有得乎

金聲而玉振之也

章句曰振揚也故如金音之有殺振揚玉音終始如一也

樾謹按集注曰先擊鐃鐘以宣其聲後擊特磬以收其韻若然則當云金聲之而玉振之也於文方足如謂下有之字則上可省然下文又曰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是可知玉振下必當有之字金聲下必不當有之字矣蓋此句之義趙注得之所謂金聲而玉振之者以金聲始洪而終殺必以玉聲振揚之此之字卽指金聲而言伯夷伊尹柳下惠亦金聲也而不能以玉振之則始洪而終殺矣惟孔子金聲而以玉振之是以始終如一而爲集大成也

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章句曰夫射遠而至爾努力其中的者爾之巧也思改其手用巧意乃能中也 正義曰其射至於百步之外是人之力也其所以中的者非人之力以其人之巧耳

樾謹按上文以巧譬智以力譬聖此云其至爾力其中非爾力則似所重者反在巧與上喻意不合矣王若虛孟子辨惑載呂東萊策問進士云孟子論孔子集大成譬之金玉則智始而聖終譬之巧力則聖至而智中以智爲尙則害前說以聖爲尙則害後說是

先儒於此固已致疑乃尋繹趙注則經文兩爾力皆就伯夷伊尹柳下惠三子說蓋謂三子所以能至者力也三子所以能中者非力也巧也三子之力足以至故不失爲聖三子之力不足以中故不能爲時改而爲清爲任爲和是不能以力中而以巧中趙氏所謂思改其手用巧意乃能中是也若孔子則至以力中亦以力不必以巧見長此孔子所以遠過乎三子也如此說則與上喻意一貫而東萊所疑亦不言而解矣由正義不能發明趙注之意故啟東萊之疑而王若虛并欲改經文爲智譬則力聖譬則巧何其謬

歎

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
而東萊說 章句曰其五人者皆賢人無位者也此五人者自有獻子之家富貴而復有德不可與獻子友也
趙注 越謹接近來說此經者皆以無獻子之家為忘人之勢然下文不云若有獻子之家而云亦有獻子之家亦者亦獻子也謂獻子有而五人亦有也然則無獻子之家自謂五人無獻子之富貴非謂其視之若無矣當以趙注為長惟趙以不與之友為不與獻子友

此殆不然四句反覆申明與之友即與此五人者友仍以獻子言不以五人者言見獻子所友皆寒素之士若使其亦有獻子之家獻子轉不與友矣蓋所重在獻子之友五人而不在五人之友獻子下文引費惠晉平兩事亦然可知趙注之誤

費惠公曰

越謹按顧氏炎武日知錄曰春秋時有兩費其一見左傳成公十三年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殄滅我費滑注曰滑國都於費其一僖公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在子思時滑國之費其亡久矣疑即季氏之

後而僭稱公者閻氏若璩四書釋地主其說乃以左
傳求之魯亦有兩費季氏之費今山東沂州府費縣
是也若隱元年傳費伯帥師城郚此又一費今兗州
府魚臺縣西南有費亭東北有郚城費伯城郚是其
地也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引高氏地名考曰費讀
如字與季氏費邑讀曰祕者有別乃陸德明釋文於
隱元年傳亦音祕蓋已混兩費而一之于欽齊乘謂
費本伯國姬姓魯懿公之孫後爲季氏邑此說雖誤
然卽其說知費伯之費昔人固有以爲國名者蓋費
伯以公孫別封於費若晉成師鄭大叔之比因城郚

而居之與鄆邾諸國竝爲魯附庸徒以無事故不經
見而入戰國後猶以魯費竝稱所謂費惠公者始其
苗裔乎其後國亡而子孫遂以郚爲氏見廣韻或疑
郚爲魯地屢見經傳若如此說則爲費國之都矣尙
得爲魯地乎不知魯有二費亦有二郚魚臺之郚去
曲阜約二百里而桓十年齊衛鄭來戰於郚公羊傳
曰吾近邑也其非一地明矣說詳江氏永春秋地理
考實

亦饗舜

章句曰堯亦就饗舜之所設

樾謹按趙解亦字非也列子黃帝篇二者亦言張湛
注曰亦當作易論語述而篇五十以學易釋文曰魯
讀易爲亦是亦易二字古通用素問氣厥論謂之食
亦王砮注曰食亦者食入移易而過不生飢膚也亦
易也又骨空論易髓無空注曰易亦也竝其證矣亦
饗舜者易饗舜也蓋猶是堯之饗舜耳乃今日堯自
爲主明日使舜爲主是易而饗之矣故曰迭爲賓主
生之謂性 告子

樾謹按白虎通性情篇曰性者生也禮記樂記篇鄭
注曰性之言生也故性與生古字通用荀子禮論篇

天地者生之本也大戴禮禮三本篇生作性戰國策
秦策生命壽長史記范雎傳生作性竝其證也生之
謂性猶云性之謂性故孟子以白之謂白破之上字
作生下字作性猶公孫丑篇有仕於此作仕夫士也
作士彼士仕同字此生性亦同字告子此說卽所謂
無善無不善者其意若曰所謂性者止是性而已矣
論者但當就性言性其善其不善皆非性中所有不
必論也此是告子論性之本旨故公都子曰告子曰
性無善無不善也上文杞柳湍水之喻皆從此出
異於白馬之白也

樾謹按此句上白字當一字重讀蓋先折之曰異於
白下乃云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云云
則申說其異之故也古書自有一字重讀之例考工
記斲人曰斲注則利準利準則久賈疏曰依後鄭利
準不重讀據此則經文利準二字本無重文先鄭特
就本字重讀之故後鄭可以不從也明乎古書之一
字可以重讀則此句之義自明而亦不必疑其有闕
文矣
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
章句曰紂爲君又與微子比干有兄弟之親亦不能

使此二子爲不仁
樾謹按史記微子是紂庶兄比干則但云紂之親戚
如孟子此文則是微子比干皆紂父帝乙之弟矣與
史不合顧氏曰知錄曰以紂爲弟且以爲君而有微
子啟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王子比干並言
之則於文有所不便故舉此以該彼夫舉兄之子何
足以該弟此論殊不可通據趙注云紂爲君又與微
子比干有兄弟之親疑趙氏所見經文作以紂爲兄
弟且以爲君弟字誤爲之子二字非特不合史記卽
以趙注按之亦自不合矣朱子集注云疑此或有誤

字殆已見及此因無左證不敢質言耳
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

章句曰若順也性與情相爲表裏

樾謹按性與情若果有表裏之分則公都子所舉三
說皆自論性孟子何獨與之言情乎蓋性情二字在
後人言之則區以別矣而在古人言之則情卽性也
呂氏春秋上德篇此之謂順情淮南子本經篇人愛
其情高誘注竝曰情性也下章孟子言牛山之木則
曰此豈山之性也哉其言人則曰是豈人之情也哉
然則性情一也以六書而論性從心生聲情從心青

聲而青亦從生聲故從生從青之字於義得通釋名
釋兵曰旌精也列子說符篇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
後漢書張衡傳注引作爰精目旌從生聲精從青聲
古字通用而謂性之與情若冰炭之異此必不然矣
荀子正名篇曰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性之好惡喜
怒哀樂謂之情此蓋古義如此孟子之於荀子不能
有異特自孟子言之性善而情亦善自荀子言之性
惡而情亦惡此則其說之異也荀子性惡篇引舜之
言曰人情甚不美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
衰於友爵祿盈而忠衰於君人之情乎人之情乎楊

倥注曰引此亦以明性之惡是可見古人言性必言情孟荀雖異要未嘗區性與情而二之也白虎通情性篇以仁義禮智信爲五性喜怒哀樂愛惡爲六情夫無喜怒哀樂愛惡則仁義禮智信於何見之惻隱之心仁也獨非愛乎羞惡之心義也獨非惡乎孟子以惻隱爲仁羞惡爲義正是以情見性若如白虎通之說則仁義屬性惻隱羞惡屬情不可合矣此說也蓋襲禮記而失之禮記禮運篇曰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行臣忠十者謂之人義

夫以人情對人義非以人情對人性則人情卽人性也蓋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故此七者謂之情可也謂之性亦可也後人不達此義妄有五性六情之說遂以性情分屬陰陽而孟子此章之旨晦矣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懃謹按而猶則也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則不知求猶下章云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也而與則義同故古書每以而則互用墨子明鬼篇非父則母非兄而姒史記樂布傳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竝其證也此文上句用則字下句用

而字亦猶是矣
此之謂不知類也
章句曰類事也
樾謹按類之言比類也禮記月令曰必比類國語周
語曰象物天地比類百則比類蓋古語猶今言比例
也周語又曰度之天神比之地物類之民則方之時
動是重言之則曰比類單言之則或曰比或曰類易
繫辭傳曰以類萬物之情襄九年左傳曰晉君類能
而使之皆此義也不知類言其不知比類注訓為事
未得其旨

比天之所與我者
章句曰比方天所與人情性
樾謹按比之言次也周官世婦職比其具鄭注曰比
次也宰夫職比官府之具注曰比校次之又儀禮大
射儀遂比三耦注曰比選次之也竝與此比字義同
蓋心與耳目皆天之所與我者必比次之然後知其
孰為大孰為小然後能先立乎其下下文先字正從
比字生出趙氏以比方釋之其義不顯後人遂誤改
作此字矣
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

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

樾謹按不能勝一匹雛之人安能舉百鈞故閻氏若據釋地三續引陳幾亭之言謂孟子言辭小失乃以經文尋繹之孟子此言固無失也蓋此節之義全在今日二字以不能勝匹雛之人而今日舉百鈞是非必果能舉也卽此舉百鈞之言已可爲有力人矣曹交自謂食粟而已此與力不能勝一匹雛者無異今日奮然曰吾爲堯吾爲舜是亦爲堯舜矣故曰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孟子之言本是明了但

舉烏獲之任何省不曰字若作然則曰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其意便顯孟子因上文已有今日字故此省之不謂後之學者并上今日字而亦忽畧讀過也

公儀子爲政

章句曰公儀休爲執政之卿

樾謹按閔二年左傳君與國政之所圖也史記晉世家集解引賈逵注曰國政正卿也然則爲政卽爲國政言爲正卿也政正古通用爾雅釋詁正長也公儀子爲政乃正長之正非政事之政下云子柳子思爲

臣臣與政相對猶離婁篇曾子師也子思臣也臣與師亦相對也趙不知政爲正之段字而以執政釋之非是本篇又云魯欲使樂正子爲政爲政之義亦與此同猶魯欲使慎子爲將軍也曰正曰將軍竝以位言趙注曰魯君欲使之執政於國亦失之矣

子柳子思爲臣

章句曰子柳泄柳也子思孔伋也二人爲師傅之臣樾謹按子思乃穆公所尊禮觀公孫丑篇可知子思與泄柳申詳分量迥殊而此乃以竝稱且以子思居子柳之下卽孟子本書證之已自不合矣據鹽鐵論

相刺章昔魯穆公之時公儀爲相子柳子原爲之卿然北削於齊以泗爲境南畏楚人西賓秦國其文卽本之孟子疑古本孟子作子柳子原非子思也爲臣與爲政相對爲政謂爲正卿爲臣謂爲庶職也趙因子思大賢不宜以官守屈之故曰爲師傅之臣離婁篇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師之與臣大有別矣何不曰爲師而曰爲臣乎若知子思是子原之誤則不必爲是曲說矣

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

章句曰燔肉不至我黨從祭之禮不備有微罪乎

榘謹按孔子以微罪行之旨惟趙氏得之此注當以
燔肉不至我爲句黨字屬下讀黨猶黨也儻者或然
之詞古書每以黨爲之漢書伍被傳黨可以微幸墨
子法儀篇黨皆法其君奚若竝其證也趙氏述孔子
之意以爲燔肉所以不至我者儻我從祭之禮不備
故有微罪乎於是卽引爲已罪而去所謂不欲爲苟
去也僞孫疏誤以我黨二字連讀故注意晦而經意
亦晦矣閻氏若璩釋地續曰孔子不欲其失純在君
相已亦帶有罪焉其所謂有罪卽在不稅冕而行一
句冕原祭服今也戴於道路閒尙非罪乎史記世家

師已送曰夫子則無罪觀此似孔子當日自認一罪
名而行千載以下猶可以情測今按閻氏引師已之
言爲證最爲得之而以不稅冕實孔子之罪則大謬
矣豈有孔子之聖而躬冒不韙者乎且不稅冕而行
極言其行之速非因不稅冕而後行也如閻氏此論
設有人問孔子何以去魯者將以不稅冕告之乎又
問何以不稅冕而行則將何以對是仍爲苟去矣趙
注具在而學者讀之不審致滋妄說故具論之
則六師移之

章句曰移之就之也

經三十三
三
榘謹按移當讀爲侈廣雅釋詁侈陸竝訓壞是侈與
陸義相近陸卽墮字故集韻曰侈或作墮然則六師
侈之猶六師墮之蓋毀壞其都邑若春秋所書帥師
墮郟帥師墮費之類是也因段移爲侈而注者以本
字讀之遂失其旨矣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盡心

章句曰天民知道者也可行而行可止而止

榘謹按如注義則經文達字疑道字之誤章句亦曰
天民行道趙氏所據本必是道字也
四體不言而喻

榘謹按此句之義殊不可曉若謂四體不言而人自
喻則四體豈能言者若謂我之四體不待我言而喻
我之意則凡人皆然豈必君子據文選魏都賦劉淵
林注引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
晬然見於面不言而喻應吉甫華林園集詩李善注
引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信根於心施於四體
不言而喻兩文不同然不言而喻上皆無四體字疑
古本孟子四體二字不疊也若謂古人引書或以意
增損不足據則何以劉李二人如出一手乎且如李
所引有信字而劉所引卽無之蓋以意增損必不能

同乃兩人所引皆無四體字則是古本如此矣
易其田疇

章句曰易治也

樾謹按易者所以休地力也周官大司徒職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鄭司農云不易之地歲種之地厚故家百畝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地薄故家二百畝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故家三百畝是地有一易再易之分易其田疇謂此也不易之地惟都鄙有之若遂人所掌郊甸之制上地亦有萊五十畝則亦非不易矣蓋休而

不耕故地力有餘多黍多稌實由於此乃先王制民之產之精意若如趙氏訓易爲治則是憂百畝之不易者農夫也非聖人治天下之道矣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樾謹按此數語蓋承上文而更進一義言食而弗愛愛而弗敬固不可矣然恭敬亦不可無實故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言未以幣交之時有此恭敬之心已足多矣若旣以幣交則當用其言行其道乃爲有實告子篇曰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與此文正相發明迎

之致敬以有禮所謂恭敬也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
恭敬而無實矣君子不可虛拘故去之也

若崩厥角稽首

章句曰百姓歸周若崩厥角額角犀厥地稽首拜命
亦以首至地也

樾謹按此當以六字爲句厥角稽首相對成文漢書
諸侯王表漢諸侯王厥角稽首應劭曰厥者頓也角
額角也稽首首至地也視趙注更簡而明若崩厥角
稽首乃倒句若順言之則當云厥角稽首若崩蓋商
衆一聞武王之言無不厥角稽首若山冢之猝然而

崩也李善注文選邱希範與陳伯之書王元長曲水
詩序陸佐公石闕銘三引孟子竝作百姓若崩厥角
不連稽首二字則雖未失其義而似已失其讀後人
并其義而失之固無怪矣

是故得乎邱民而爲天子

章句曰邱十六井也

樾謹按廣雅釋詁曰區小也釋訓曰區區小也邱與
區古同聲而通用邱民猶言小民必以十六井釋之
非是

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章句曰能行仁恩者人也人與仁合而言之可以謂之有道也

樾謹按合而言之道也六字爲一句此章直是孟子解說仁字之義禮記中庸篇仁者人也鄭注曰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說文人部仁親也從人二段氏玉裁注引鄭注而釋之曰人偶猶言爾我親密之辭故其字從人二阮氏元擘經室集又從而推闡其義引曾子制言篇人之相與也譬如舟車然相濟達也人非人不濟馬非馬不走水非水不流發明相人偶之說明乎此然後孟子此章可得

而言矣蓋仁也者人也乃孔門相傳之故訓也然仁卽是人何以又製此從人從二之仁字故釋之曰合而言之道也夫我一人也人一人也仁於何有必我與人相親人與我相親而後仁在其中焉此卽相人偶之義亦卽仁字從人從二之意別乎我而爲人此分而言之者也并人我二人而爲仁此合而言之者也故曰合而言之道也趙氏誤斷合而言之四字爲句道也二字爲句則其義不可通遂有增數語於其間託之外國本者矣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經三十三
三
懃謹按此章之文止於此文詩云憂心悄悄一節當在貉稽曰之前與上章合為一章其文云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也無上下之交也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殞厥問文王也蓋因孔子而及文王孟子之意以文王比孔子也簡策錯亂誤倒在後注家遂誤以為告貉稽之言若果孟子為貉稽引詩則當有次第安得先孔子而後文王乎

以追蠡

章句曰追鍾鈕也

懃謹按追訓鍾鈕於古無徵追疑當為緹說文糸部緹以繩有所縣也鍾鈕亦所以縣者故謂之緹望見馮婦趨而迎之

章句曰馮婦恥不如前見虎走而迎之攘臂下車欲復搏之

懃謹按趙氏之意望見馮婦趨而迎之者虎望見馮婦趨而迎之也蓋馮婦未為善士之時虎望風而避矣今乃不惟不避又趨而迎之此馮婦見之所以恥不如前而忿然攘臂下車也注中見字非經文見字注文見字屬馮婦言經文見字屬虎言太平御覽人

事部引孟子曰晉有馮婦者善搏虎野有衆逐虎虎負隅莫敢撓馮婦趨而迎之則因誤讀趙注而妄刪經文望見二字失之甚矣翟氏灝孟子考異以此致疑未深體注意也

聖人之於天道也

懋謹按集注曰或云人衍字其說是也古人每以聖知對言老子曰絕聖棄智國語楚語曰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明竝其例也此云知之於賢者也聖之於天道也猶萬章篇曰始條理者知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皆以聖知對言聖下不得有人

字後人妄加之耳說文耳部聖通也蓋聖之本義與知相近故大戴記四代篇曰聖者知之華也孟子書屢言聖人皆大而化之之謂此聖字則其本義所謂天道者乃吉凶禍福占驗之道後漢書桓譚傳曰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李賢注引鄭康成論語注曰天道七政變動之占也古者言天道類如此左傳曰天道多在西北又曰天道遠人道爾國語曰我非瞽史焉知天道可見天道者瞽史所以占驗之術也知之於賢者也以人事言聖之於天道也以天事言知者固欲知賢然或爲耳目之所不及察聖者固欲知天

道然或爲推步之所不能周故曰命矣
曰始非也
章句曰館人曰始非爲是事來事夫子也
樾謹按此非館人之言亦孟子之言也子以是爲竊
屨來與曰始非也乃自問而自答之之詞告子篇爲
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文法正與此同下文曰夫
予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
之而已矣孟子之意蓋謂從者固非爲竊屨來也然
予之設科如此則亦有所不能保矣語意抑揚而詞
氣固不隔也自趙氏誤以此曰字爲館人曰後人因

并以下文數語皆爲館人之言而經文夫子字遂誤
爲夫子不得謂非趙氏有以啟之矣
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章句曰庸言必信非必欲以正行爲名也
樾謹按趙氏之意以正行是美事以正行爲名始是
不美故增益其義如此不知非孟子意也上文云經
德不回非以干祿也干祿二字見於詩亦是美事故
子張學干祿孔子不斥其非且告以干祿之道曰言
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然則經德不回以之干祿
言語必信以之正行此乃學者之常事卽孔孟教人

亦未嘗不以此也若夫經德不回而非以干祿言語
必信而非以正行則盛德之至非聖人不能矣三代
以下儒者恥言干祿遂覺正行與干祿不可並論乃
謂其欲以正行為名非古義也

琴張

章句曰琴張子張也子張之為人蹠踔譎論語曰
師也辟故不能純善而稱狂也又善鼓琴號曰琴張
樾謹按趙注以琴張卽顓孫師乃賈逵鄭衆之舊說
見昭二十年左傳正義而服虔已疑之至杜預注左
傳曰琴張孔子弟子字子開名牢則本之家語更不

足據莊子大宗師篇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
與友竊疑此人名張字子琴而姓氏不傳古人名字
竝稱皆先字後名故曰子琴張亦曰琴張也

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
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

樾謹按此三十字當在其志嚶嚶然之下夷考其行
之上曰何以是嚶嚶也萬章問也言不顧行以下孟
子答也踽踽涼涼正與嚶嚶相反踽踽者獨也詩云
獨行踽踽是也涼涼者薄也說文水部涼薄也是也
凡物之衆者厚者皆有大義殷訓大亦訓衆臚訓大

亦訓厚是其證也然則獨與薄皆有小義矣趙氏訓
嚶嚶爲志大言大是踽踽涼涼正與相反也狂者言
行不相顧故常以古人之行爲隘小而非笑之每曰
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是踽踽涼涼此狂者譏古人
之詞也及考其所爲則實未能大過古人故曰夷考
其行而不掩焉者也自此三十字誤移在後文則與
論鄉原何涉趙注朱注皆曲爲之說而義不可通前
文止存曰古之人古之人七字此乃文字爛脫之有
未盡者今當爲衍文矣

